



格鲁吉亚
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农民共和国
——印象和观察

卡尔·考茨基



**GEORGIEN
EINE SOZIALDEMOKRATISCHE
BAUERNREPUBLIK
EINDRÜCKE UND BEOBACHTUNGEN**

Karl Kautsky

Wien.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21

中译者根据德文原书翻译和校对，
并酌情参考了英译本的部分译法。

沈晨雪 美竹雨果 穗雪凜 译校

2021年11月

Georgien

Eine sozialdemokratische Bauernrepublik

Eindrücke und Beobachtungen
Von Karl Kautsky



Wien 1921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Wien, 6. Bezirk



GEORGIA

*A SOCIAL-DEMOCRATIC
PEASANT REPUBLIC*

IMPRESSIONS AND OBSERVATIONS

BY

KARL KAUTSKY

(Translated by H. J. Stenning.)

INTERNATIONAL BOOKSHOPS, LIMITED

LONDON : 10 JOHNSON'S COURT, FLEET STREET, E.C.4

BRADFORD : 103 KIRKGATE

MANCHESTER : 24/26 NEW BROWN STREET



TWO SHILLINGS NET

目录

德文版前言	2
英文版前言	5
第一章 自然	8
第二章 历史	12
第三章 农业	22
第四章 工业	25
第五章 阶级	27
第六章 社会革命	34
第七章 国家的尴尬处境	41
第八章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49
第九章 社会民主党政权的稳固	58
第十章 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69
第十一章 格鲁吉亚武装力量	75
第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入侵	79
第十三章 莫斯科波拿巴主义	82
附录：奥地利旧制重量单位换算表	90

德文版序言

常言道：“出门远游，见多识广。”所以党内同志想了解我在格鲁吉亚的所见所得。格鲁吉亚良辰美景数不胜数，但我去那儿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了解这个国家本身的状况。格鲁吉亚虽然位于欧洲文明的边缘地带，但却有社会民主党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主导的议会。它在经济上落后于邻居俄国，其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你还可以用“专政”来形容）不使用恐怖主义手段，而是用民主主义方法。

我应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之邀，第二国际代表团也接受格鲁吉亚政府的要求，同时访问该国。代表团在格鲁吉亚待了两周后离开。我在罗马染了病，所以只是在代表团离开时才动身前往格鲁吉亚，在那里待得更久，从9月一直待到次年1月。我不适应那里的天气，身体又有问题，再加上又不通格鲁吉亚语，所以未能像代表团那样遍览全国。我只是了解了铁路沿线地区和梯弗里斯周边地区的状况。而且，我不懂格鲁吉亚语和俄语。但是，当地却有不少人通晓德语甚至法语。所以，我能直接与不少当地居民交谈，总有人给我当翻译。即便如此，我仍未能直接接触当地人，并分析他们的观点。同样，由于语言隔阂，我接触不到当地关于这个国家的文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除非有人给我翻译出来。

所以，我不能假装自己已经探索了这个国家。但是，我仍能比普通旅客更深入了解了这个国家，因为政府官方机构领导、反对派代表、无产阶级、商人和知识分子已经向我提供了本书内容的相关信息。共产党人离我远远的。要想了解他们发表的观点，可以去读一下他们每天在梯弗里斯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尽管俄国不准出版社会民主主义报纸。诚然，这不妨碍共产党人竭力抗

议格鲁吉亚缺乏自由。

如果人不局限于阅读单个政党的出版物，特别是关于反对派的出版物，民主国家的新闻出版自由容易揭露出各种弊端。

我很容易进入当地组织和机构。我没有事先宣布自己即将访问格鲁吉亚，所以去的肯定不是波将金村。

所以，我顶着困难，收集大量信息，试图至少勾勒出该国状况的轮廓。

如果我此处讲的内容并不局限描述所发现的事实，还会得出一些普遍理论结论，读者肯定会予以理解。这些结论不仅适用于格鲁吉亚，还适用于那些能启发我想出这些结论的国家。

这里列出的要点并不是我在那里得到的唯一内容。我在格鲁吉亚收获颇多，大开眼界，因而诚挚感谢那些接待我的朋友。这些朋友多半都来自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

维也纳，1921年2月18日

前言补充。本书正文连同上面的序言一并付梓之际，我惊悉布尔什维克居然入侵格鲁吉亚了。读者将会看到，这场入侵虽出人意料，但不能说不可避免。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的写作内容越来越具有时效性，但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从来没有一位作者能够像我这样感叹著作的时效性。

格鲁吉亚的可怕灾难不会让我改变态度。我只是把原来的最后一章换成了新的两章。我在这两章里谈了最近的事态。在之前的章节里，我不能用完成时取代现在时，不会把格鲁吉亚国家当成是过去的事物。值本书出版之际，格鲁吉亚仍然存在，并持续反抗。侵略者虽势不可挡，但是无法保证格鲁吉亚持久稳定。

无论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如何蹂躏可爱的、激情的格鲁吉亚人民，都无法抹掉格鲁吉亚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我的首要写

德文版序言

作任务就是弄清格鲁吉亚的实践。鉴于布尔什维克野蛮入侵，也许还会废除颇有前途的社会主义政治，这项写作任务现在对我来说倍加重要。我希望我能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完成这项任务。这不仅是为了格鲁吉亚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利益。

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1921年3月8日

英文版序言

1920年8月，我亲赴格鲁吉亚，遂写就本书。我应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之邀，第二国际代表团也接受格鲁吉亚政府的要求，同时访问该国。代表团在格鲁吉亚待了两周后离开。我在罗马染了病，所以只是在代表团离开时才动身前往格鲁吉亚，在那里待得更久，从9月一直待到次年1月。我不适应那里的天气，身体又有问题，再加上又不通格鲁吉亚语，所以未能像代表团那样遍览全国。即便如此，我仍能直接接触当地人民，熟悉他们的理念。由于语言隔阂，我接触不到当地关于这个国家的文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除非有人给我翻译出来。

所以，我不能假装自己已经探索了这个国家。但是，我仍能比普通旅客更深入了解了这个国家，因为政府官方机构领导、反对派代表、无产阶级、商人和知识分子已经向我提供了本书内容的相关信息。

共产党人离我远远的。要想了解他们发表的观点，可以去读一下他们每天在梯弗里斯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尽管俄国不准出版社会民主主义报纸。

诚然，这不妨碍共产党人竭力抗议格鲁吉亚缺乏自由。

民主国家的新闻出版自由容易揭露出各种弊端，前提是各部门平等享有自由。

我很容易进入当地组织和机构。我没有事先宣布自己即将访问格鲁吉亚，所以去的肯定不是波将金村。

所以，我顶着困难，收集大量信息，试图正确描绘出该国的图景，至少是勾勒出轮廓。

我不打算写游记——一个人体验太少，也不准备详尽记录国家和人民情况。这两项任务就交给那些在格鲁吉亚待得更久、见识

更多并且通晓格鲁吉亚语的观察家吧。

格鲁吉亚最能吸引我注意力的事物，亦即本书即将讨论的内容，不是地理学问题，也不是民族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格鲁吉亚能否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它在经济上会比俄国邻居更落后吗？这样的政权既不用专政方式，也不用恐怖主义手段，而是使用民主主义方案，应如何存续？它在这些条件下能实现什么？

所以，我赴格鲁吉亚，乃是去了解有趣且重要的社会实验，进而得出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结论。我研究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面。无论它多么微不足道，我们对它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因为它有振聋发聩的回响。

不幸，我观察不到两边社会实验的终点。邻边的俄国，也是竞争者，野蛮阻挠格鲁吉亚社会巩固下来。

今年1月，我结束旅程，返回欧洲，听说苏俄代表对格鲁吉亚政府说了一番甜言蜜语。今天，格鲁吉亚代表证明，早在1920年12月，俄国政府准备武力入侵格鲁吉亚，并在2月开始行动。这个国家以苏维埃共和国的身份，再次成为俄国的省份。12万俄国红军团团围住这个小国，对其大肆掠夺。格鲁吉亚沦陷了，遭受比沙俄还要残暴的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仅数月之内，格鲁吉亚彻底毁了，陷入饥荒。沙俄也要花好几年才让它变成这样。

我在本书的德文版里谈到过我见识过的情况。但是，英文版付梓时，格鲁吉亚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如此，相关话题仍然值得探究。我们依然面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格鲁吉亚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死对头。布尔什维主义的情况，有助于我们正确判断苏俄的方案。

莫斯科不可能在格鲁吉亚或俄国本土永久实行专制统治。格

鲁吉亚人民已经遭受了野蛮侵略，忍受红军的破坏行为和契卡的恐怖政策。在俄国（格鲁吉亚亦是如此），民主主义终将再次胜利。

本书涉及我在格鲁吉亚的所见所闻。这些内容将会超出格鲁吉亚一国的范围，对整个俄国及其边疆地区的国家显得更为重要。

不远的将来对于分列高加索山脉南北的国家而言，必然可怕。即便是民主战胜红白双方的独裁，那些地区的经济组织依然要流很多血，要经历漫长痛苦的恢复期。

现时我们在西欧努力强化和团结社会主义政党及其国际组织。我们越能完成这些任务，就越能壮大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国家，越能促进西方国家迅速恢复。

社会主义者不会说“曙光来自西方”这种话，只有天文学家才会这么说。有人说，我们西方社会主义者向全世界播撒火种，但这话不是在夸我们，而是说这项任务无比艰巨——我们要解放一切受压迫的人，实践伟大理念。

卡尔·考茨基

柏林—夏洛滕堡，1921年9月8日

第一章 自然

要了解某国，首先就得了解其轮廓、色彩和风景特征。乍一看，格鲁吉亚令人着迷。格鲁吉亚地方虽小，但风景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毕竟，高加索山脉从遍布亚热带植被的海滨拔地而起，海拔高达 5000 米。默茨巴赫¹站在海拔 5600 米的厄尔布鲁士山²顶，视野开阔，欣赏美景。他在《站在高加索高原》（莱比锡，1901）书中写道，景色“令人惊叹，美不胜收，中阿尔卑斯山顶在它面前都相形见绌了”。

他还写道：

“维亚玛拉峡谷³也好，塔米纳峡谷⁴、列支敦士登隘道也罢，还有其他的那些峡谷，都比不过切格姆河⁵、阿拉扎尼河⁶和库拉河⁷的天然岩石峡谷。伯尔尼高地⁸、恩加丁⁹、朱迪卡里耶谷¹⁰和

¹ 戈特弗里德·默茨巴赫（Gottfried Merzbacher，1843 年 12 月 9 日—1926 年 4 月 14 日），德国登山家、探险家、地理学家。——中译者注

² 厄尔布鲁士山（格鲁吉亚语：*იალბუზი*；俄语：*Эльбрус*）是大高加索山脉的山峰之一，位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两国交界处，属于休眠火山。山顶终年积雪。北坡位于俄罗斯，南坡位于格鲁吉亚欧洲部分。厄尔布鲁士山是两国最高峰，也被认为是欧洲最高峰。——中译者注

³ 维亚玛拉峡谷（Viamala / Via Mala）位于瑞士境内。罗曼什语“Via Mala”的字面意思为“难走的路”。——中译者注

⁴ 塔米纳峡谷（Tamina）塔米纳河是瑞士的河流，位于该国东北部，流经圣加仑州，属于莱茵河的左支流，河道全长 30 公里，流域面积 155 平方公里。——中译者注

⁵ 切格姆河（*Черém*）现位于俄罗斯联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大致处于大高加索山脉北面。河流全长 103 千米，流域面积为 931 平方千米。——中译者注

⁶ 阿拉扎尼河（格鲁吉亚语：*ალაზანი*；阿塞拜疆语：*Qanıx*）流经高加索地区，是库拉河的主要支流。河流发源于大高加索山脉，全长 351 千米，流域面积为 10,800 平方千米。——中译者注

⁷ 库拉河（土耳其语：*Kura*；格鲁吉亚语：*მტკვარი*；阿塞拜疆语：*Kür*）是高加索

科尔代沃雷溪¹¹，都不如斯瓦涅季¹²那样气势磅礴、鬼斧神工、郁郁葱葱和五彩斑斓。”

我没机会观赏高加索山脉的美景，所以只好在此引用著名的高加索自然人文探险家的描述。

默茨巴赫熟悉阿尔卑斯山脉和高加索山脉。至于其他的鉴赏家，则会认为高加索山脉从各种意义来说都比阿尔卑斯山脉更加美丽和壮观。如果读者把那不勒斯湾看作瑞士的一部分，那么他就会理解格鲁吉亚五彩缤纷的自然环境了。

然而，格鲁吉亚不仅结合了亚热带海岸和冰川，而且还包含了茂密的植被。这些植被因热带的湿热而繁茂，其附近还有沙漠地区。尽管黑海降水丰沛，但越靠近里海，降水越少。巴统年降水量为 2283 毫米，梯弗里斯年降水量才 253 毫米。在格鲁吉亚越

地区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源于土耳其东北部，流经格鲁吉亚（及首都第比利斯），然后进入阿塞拜疆，与阿拉斯河汇合，最后注入里海。河流全长 1364 千米，流域面积为 18.8 万平方千米。——中译者注

⁸ 伯尔尼高地（Berner Oberland）是瑞士联邦伯尔尼州位于阿尔卑斯山的部分区域，包括图恩湖和布里恩茨湖周围地区以及伯尔尼州南部地区。伯尔尼高地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依山傍水，是世界闻名的旅游目的地。——中译者注

⁹ 恩加丁（德语：Engadin；法语：Engadine；意大利语：Engadina；罗曼什语：Engiadina）是瑞士东南部格劳宾登州境内的一条因河河谷。“恩加丁”在罗曼什语里意为“因河花园”。恩加丁以充满阳光的天气、秀丽的风景、户外运动而闻名于世。——中译者注

¹⁰ 朱迪卡里耶谷（意大利语：Giudicarie / Val Giudicarie / Valli Giudicarie）位于意大利特伦托省西部。——中译者注

¹¹ 科尔代沃雷溪（意大利语：Torrente Cordèvole；拉丁语古名：Cordubium），又译作“疑溪”，位于意大利威尼托。溪流全长 70 千米，流域面积为 868 平方千米。据说，尤利乌斯·恺撒渡河时曾说：“我有疑心！”（拉丁语：Cor dubium habeo!）河流因此而得名。——中译者注

¹² 斯瓦涅季（格鲁吉亚语：სვანეთი）位于格鲁吉亚西北部，居住着斯凡人（格鲁吉亚语：სვანო），是高加索地区海拔最高的居住地。——中译者注

是靠东的地区，植被越稀疏，平原上的草原景观逐渐变成阿塞拜疆的荒漠。

格鲁吉亚温泉来自火山土壤，种类繁多，令人惊叹，给格鲁吉亚五彩缤纷的环境锦上添花。

病人、自然爱好者和艺术家可以在格鲁吉亚好好享受一番。甚至早在战前，俄国和西欧的游客和温泉客就来到这个美妙的国家。格鲁吉亚不同于瑞士和意大利，许多方面尚待游客们尝试，所以更加引人入胜。高加索地区有原始森林和偏远的山谷，至今人迹罕至。这个国家经常有大型野生动物出没，反映了原始的自然特征。梯弗里斯的市场出售熊肉——就像我们的牛肉一样，价格也不高。有一次出于好奇，我买了些熊肉，问熊是在哪里被射杀的，结果被告知是在离梯弗里斯70俄里的地方——离首都很近，而不是在某个偏僻的高加索河谷里。

但格鲁吉亚不仅仅是游客、运动员和病人的天堂。大自然也得取悦经济学家。格鲁吉亚既有自然美景，又有沃土，实在少见，非同寻常。这一点跟瑞士这种国家不一样。

根据土地位置，这里的土壤非常肥沃，适宜南北丰产作物生长。黑海沿岸盛产橙子、无花果、橄榄和茶叶，而阿塞拜疆种植棉花。玉米、小麦或大麦几乎到处都播种。格鲁吉亚特别盛产优质葡萄酒，似乎是葡萄的故乡。葡萄野生于格鲁吉亚树林。烟草也生长得很好，而且似乎比特拉布宗¹³烟草的质量要好。我从未见过像格鲁吉亚这样盛产水果的地方。只有加利福尼亚州才能在这方面与它相比。格鲁吉亚的山脉，特别是高加索山脉，有取之

¹³ 特拉布宗（土耳其语：Trabzon）是位于黑海南岸的土耳其城市，农业、畜牧业和渔业发达，出口大量烟草。——中译者注

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木材。格鲁吉亚矿藏也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奇阿图拉¹⁴，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锰矿。巴西、印度和格鲁吉亚三国拥有丰富锰矿。1913年，这些国家锰矿出口量如下

国家	出口量（单位：吨）
巴西	122,000
印度	772,366
格鲁吉亚	1,061,731

格鲁吉亚有两个地方煤矿丰富。此外，还有铁、铜、铅、锌等。在古代，这个国家因其黄金而闻名于世（金羊毛的传说由此而来），但金矿至今尚待开采。不过已知许多铜矿石和锌矿石含有少量的黄金。

¹⁴ 奇阿图拉（格鲁吉亚语：ჭიათურა）是格鲁吉亚西部城市，附近有大型锰矿。
——中译者注

第二章 历史

格鲁吉亚物产丰饶，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国家。没人会否定格鲁吉亚人生活在天堂。但是，格鲁吉亚人的物质地位不仅取决于他们居住地的肥沃程度，还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劳作方式，以及他们与邻国关系的状况。换言之，物质地位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而且还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但近几个世纪以来，格鲁吉亚的这些条件并不是很好。

约一千年来，格鲁吉亚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希腊和黑海建立了联系。希腊城邦国家土壤贫瘠，无法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随着航海技术成熟，希腊人学会了从南俄获取他们需要的谷物。他们进而到达黑海海岸，后来又被金矿吸引到了格鲁吉亚。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希腊人就在黑海沿岸的城镇中建立了殖民地。在格鲁吉亚人接触希腊文明时，德国人（或者他们的祖先）还居住在原始森林里，其文明水平并不比欧洲人发现的北美原住民高。

对希腊人来说，格鲁吉亚本身比黄金更吸引人，因为提供了一条从西向东通往波斯和中亚等富庶地区的绝佳路线。东西方文明在格鲁吉亚交汇，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

但是，不仅商人向往富庶之地，战士也是垂涎欲滴。战士们要么掠夺，要么征服。西方和东方、希腊和中亚之间的联系在这里达到一定程度后，双方就会经常兵戎相见。格鲁吉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伤痕累累。但它只要仍位居世界贸易的干道，就总能很快恢复元气。可是，土耳其人后来灭了拜占庭帝国，不仅征服了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还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并控制了黑海。此时，格鲁吉亚就与欧洲隔绝了。自此以后，东西方贸易路线变为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与此同时，波斯和中亚分崩离析。格鲁吉亚越来越难以从长年累月的纷飞战火中恢复过来。最后，

它文明衰落，丧失昔日的辉煌，人口锐减。它的土地只留下了无数小王公对农民群众的封建剥削；农民越穷，这种剥削就越具有压迫性。

俄国崛起，局势变了。中世纪东方游牧民族侵夺欧洲，西方世界奋起抵抗。最初莫斯科公国赶走了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然后建立起自己的专制制度。18世纪末，俄国扩张到高加索地区。178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与格鲁吉亚国王伊拉克利二世¹达成协议，后者接受了女皇的保护。这种保护并没有让格鲁吉亚免遭波斯人掠夺，而且还为俄国人彻底征服格鲁吉亚铺平了道路。1801年，格鲁吉亚遭俄国吞并，成为俄国行省。

格鲁吉亚逐渐摆脱了内忧外患。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再次与欧洲建立联系。但几乎只是俄国官员、将军和贵族搬运了欧洲文化，从欧洲带来了他们自己吸收的东西。这些东西光鲜亮丽的外衣并不总是足以掩盖亚洲的野蛮。封建剥削和压迫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由于军事和官僚制度而加重了。

与此同时，俄国专制统治并非长治久安。沙俄经济与交通的发展创造出了革命力量。后者虽然一开始只是搞地下斗争，但日益强大，足以挑战专制主义。在许多曾经有过独立政治生活的边疆地区，反对俄国专制的斗争如火如荼。这些斗争不仅反专制、反封建，同时还把矛头对准外国统治。

波兰和格鲁吉亚都是如此。这些国家所有的阶级都感受到了外国官僚最严重的压迫。波兰农民虽然被大地主压迫，但有时候

¹ 伊拉克利二世(ერეკლე II, 1720年11月18日—1798年1月22日), 1744—1762年任卡赫季(კახეთი)王国国王。1768—1792年任东格鲁吉亚王国国王。——中译者注

还能受到优待，但格鲁吉亚却不会有这些情况。某个格鲁吉亚人要是不讲俄语，就会失去工作。某个格鲁吉亚工人要是没通过俄语考试，甚至还进不了工厂。

俄国当局曾把那些敌对分子（比如波兰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一度让格鲁吉亚人更加坚定反抗俄国压迫。但俄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没持续很久，因为格鲁吉亚从上世纪就开始反抗。然后就轮到格鲁吉亚人被流放了，他们的命运与波兰人完全相同。要反抗沙皇统治，就得从更先进的西方引进思想。不仅官员、军队和贵族，俄国革命者也从西欧吸取了先进知识和思维方法。此时，俄国革命运动烈焰高涨。自由派已经变成了保守派，只有社会主义者代表着革命思想。因此，即便俄国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尚未强大，俄国革命者还是成为了社会主义者。而且，正如俄国资本家们为他们建立的工业选择了欧洲技术高度完善的形式，俄国社会主义者也选择了社会主义最完善的形式——马克思主义。

格鲁吉亚同样如此。那里的反对派运动和波兰的一样，只是短期内由贵族领导，并且纯粹是民族主义运动。俄国废除农奴制时，格鲁吉亚也出现了农民起义，不过被血腥镇压了。

从梯弗里斯到巴库的铁路建设（始于 1880 年）把外国资本吸引到了格鲁吉亚，此时巴库石油生产日益重要，通过铁路出口的商品也日益增多。也就是从这时起，反对派运动日益壮大，更加系统化。虽然资本主义仍不发达，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此时却扎根于格鲁吉亚。1890—1900 年这十年内，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第一批支持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是实际组织者兼鼓动者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²和尼古拉·齐赫泽³，他们很

² 西尔维斯特·维萨里奥诺维奇·吉布拉泽（格鲁吉亚语：სილობისტრო

快就和宣传家和理论家诺伊·饶尔丹尼亚⁴联系在一起了。饶尔丹尼亚为格鲁吉亚所做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普列汉诺夫为俄国所做的

ბესარიონის ძე ჯიბლაძე; 俄语 Сильвестр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Джибладзе), 1859年?月?日—1922年2月17日), 出身于牧师家庭。1879年就读于梯弗里斯神学院。1885年因在房间里被查获禁书被开除并被流放到哈尔科夫。1889年返回梯弗里斯。1897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190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主席。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委员会委员, 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期间参加了孟什维克, 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9—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委员会委员。1915年再次被捕, 后因病获释。二月革命后当选为梯弗里斯苏维埃委员。1918—1919年任格鲁吉亚立宪会议议员。1921年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 继续参加反苏活动, 多次被捕, 获释后转入地下。1922年去世。——中译者注

³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 (格鲁吉亚语: ნიკოლოზ (კარლო) სიმონის ძე ჩხეიძე; 俄语: 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 1864年4月9日—1926年6月13日), 生于格鲁吉亚一个贵族家庭。1892年参与成立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三队”(მესამე დასი), 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在1903年的俄国民主工党二大上参加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1912年代表孟什维克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 并担任孟什维克议会党团发言人。一战爆发后, 反对军事预算, 并于1915年在杜马会议上宣读了齐美尔瓦尔德宣言。1917年二月革命后, 于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支持临时政府, 主张继续战争, 1917年9月辞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十月革命后, 反对苏维埃政权, 前往格鲁吉亚, 1918年5月当选为格鲁吉亚国民议会主席, 1919年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流亡国外。1926年6月13日在巴黎近郊自杀。——中译者注

⁴ 诺伊·尼古拉耶维奇·饶尔丹尼亚 (格鲁吉亚语: ნოე ნიკოლოზის ძე ჯორდანია; 俄语: Но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Жордания, 1868年1月2日—1953年1月11日), 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190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领袖。1907—191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持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任梯弗里斯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转向民族主义立场。1917—1918年任格鲁吉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18—1921年任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总统。1921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法国。1921—1953年担任格鲁吉亚流亡政府总统。1953年逝世。——中译者注

贡献，因为他在格鲁吉亚而不是在流放地工作，并且结合了实干家的才能与思想家兼宣传家的活动。1896年，梯弗里斯发生第一次罢工，并从1899年开始庆祝五一劳动节。

翌年（即1900年）5月1日，格鲁吉亚庆祝劳动节，500名工人参加。人们大多满怀希望，第一次在马克思、拉萨尔⁵和恩格斯画像和横幅中间听到格鲁吉亚语的革命歌曲。

同年，格鲁吉亚社会主义组织并入当时新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者并不希望因为当地的特殊性而脱离了正在艰苦奋斗的俄国无产阶级群众。他们从一开始就重视国际团结的理想，反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他们支持让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大力推动格鲁吉亚民族自决，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旗帜鲜明地支持各民族自决。不同于波兰社会主义者和崩得分子，他们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员的身份加入国际。国际不包括独立的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

然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者这样就被卷入了俄国社会主义经历的所有错误和混乱之中。

格鲁吉亚无产阶级运动几乎一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此相反，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早已四分五裂。一边是符合西欧思想倾向的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必经的初级阶段；另一边是社会革命党的俄国特色社会主义，力图植根于农民和农村共产主义的残余，而不以无产阶级为基础。

⁵ 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中译者注

这一学说几乎完全不适用于格鲁吉亚，因为那里农村共产主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内部没有一致认识沙皇专制。一种算是西欧观点，更强调经济方面，另一种算是俄国观点，认为暴力手段不仅能催生新社会，还能创造新社会。前者特别涉及到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和自主活动的发展，因此主张民主，认为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为这种发展奠定基础；后者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会被小型而严密的社会主义组织当成工具。坚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尽管国家经济政治落后，困难重重，但他们仍然坚持着；持另一种观点的人，把党组织内部搞成密谋小团体，用独裁取代了民主，日渐远离马克思主义方法，走向布朗基⁶和魏特林⁷的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部分人为了利用马克思在俄国的名气，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执著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断章取义。他们还用经院化的马克思主义来代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分裂，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

⁶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中译者注

⁷ 威廉·克里斯蒂安·魏特林（Wilhelm Christian Weitling，1808年10月5日—1871年1月24日），德国空想社会主义领导人，曾被恩格斯誉为“德国共产主义创始人”。1836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837年在巴黎创立正义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1846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会面，但因对革命意见不同而决裂，不久被逐出正义者同盟，流亡美国。1848年革命爆发后回国，没有大的作为。1849年返回美国。1855年退休。——中译者注

站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欧观点的一边，即站在孟什维克一边。他们很快成为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力量，矢志不渝地坚守他们的信仰。另一方面，在俄国，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力量对比状况不断波动。然而，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总体趋势非常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当然，布尔什维主义者是劣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优势可以用俄国阶级斗争形势的特殊条件来解释。在反俄的格鲁吉亚和波兰，俄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没有立足之地。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构成了俄国孟什维主义的核心力量。因此，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把格鲁吉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且如今后者变成了顽敌。格鲁吉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之后，即自1906年以来，孟什维克就在杜马中占据多数席位，许多孟什维克担任杜马议员。我发现梯弗里斯的领导同志几乎没人不熟悉西伯利亚。格鲁吉亚还为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供了一批最优秀的领导人和代表。饶尔丹尼亚、拉米什维利⁸、策列铁里⁹、扎帕里泽¹⁰、齐赫泽、洛

⁸ 诺伊·维萨里奥诺维奇·拉米什维利（格鲁吉亚语：ნოე ვისარიონის ძე რამიშვილი；俄语：Ной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Рамишвили，1881年4月5日—1930年12月7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7—1911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9年回国。1917年任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内政部长。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任总统兼内政部长。1918—1921年任外交部长。1921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法国。1924年领导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叛乱。1930年被格别乌特工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⁹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列铁里（格鲁吉亚语：ირაკლი (კაკი) გორგის ძე წერეთელი；俄语：Ирак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

姆塔季泽¹¹、格格奇科里¹²、马哈拉泽¹³和契亨凯利¹⁴ (სკვპო

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¹⁰ 康斯坦丁·亚索诺维奇·扎帕里泽（格鲁吉亚语：კონსტანტინე (კოწია) იასონის ძე ჯაფარიძე；俄语：Константин Ясонович Джапаридзе，1884年1月12日—1940年？月？日），1905年加入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格鲁吉亚苏维埃委员。1918—1919年任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书记。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仍留在格鲁吉亚。1923年被捕。1926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33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尼塞斯克，获释后返回格鲁吉亚。1940年去世。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¹¹ 亚历山大·斯皮里多诺维奇·洛姆塔季泽（格鲁吉亚语：ალექსანდრე სპირიდონის ძე ლომთათიძე；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Спиридонович Ломтатидзе，1882年5月25日—1924年？月？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3年流亡德国，回国后当选为梯弗里斯市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参加了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18年任外高加索联邦议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梯弗里斯苏维埃主席。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成立前后，担任格鲁吉亚立宪会议副主席。1921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被捕。1923年被流放到苏兹达尔。1924年移居塔什干，同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叛乱爆发后被捕，同年死于塔什干监狱。——中译者注

¹² 叶夫盖尼·彼得罗维奇·格格奇科里（格鲁吉亚语：ევგენი პეტრეს ძე გეგეჭკორი；俄语：Евгении Петрович Гегечкори，1881年1月20日—1954年6月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1912年任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1917年4—11月任高加索军队区域联合会主席。1917—1918年任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兼战争部长。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18—1921年任外交部长。1921年3月任司法部长。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法国。1953—1954年任格鲁吉亚流亡政府总统。1954年死于巴黎。

¹³ 盖拉西姆·弗米奇·马哈拉泽（格鲁吉亚语：გერასიმე თომას ძე მახარაძე；俄语：Герасим Фомич Махарадзе，1881年4月25日—1937年9月14日），190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加入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参加了古里安起义。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被解散后被捕并被判处4年苦役，在狱中精神错乱。1913年获释，不久病愈。1916年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不久返回梯弗里斯。1918—1919年任格鲁吉亚内政部副部长。1919—1921年

ჩხენკელი) 在彼得格勒发挥的政治作用不亚于在梯弗里斯发挥的政治作用。1905 年，格鲁吉亚人齐赫泽和策列铁里担任了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主席。

十月革命前最后一届俄国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团也选了齐赫泽当领导人。它投票反对战争补贴，并支持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正是齐赫泽在杜马宣读了《齐美尔瓦尔德宣言》。1917 年革命成立苏维埃时，齐赫泽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是因为他通过议会活动赢得了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格鲁吉亚人策列铁里逃出西伯利亚流放地，站在齐赫泽一边。

孟什维克无法在俄国立足。他们太软弱了，无法实现与立宪民主党战争政策相反的和平政策。他们与立宪民主党联合组成了一个机构，策列铁里是其中的一员；而且，他们也无法决定参加布尔什维克的煽动，后者旨在在和平到来之前解散军队，并使俄国任由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肆意蹂躏。

孟什维克深思熟虑后选择了中间路线。不过，按照历史经验，在互相敌对且不可调和的两股势力的冲突中，若是有人想按力的

任驻亚美尼亚大使。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仍留在国内。1921—1922 年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出版部新闻处处长。此后从事化学工作，并曾在格鲁吉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37 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中译者注

¹⁴ 阿卡奇·伊万诺维奇·契恒凯里（格鲁吉亚语：აკაკი ჩხენკელი；俄语：Акакий Иванович Чхенкели，1874 年 5 月 19 日—1959 年 1 月 5 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8 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 年加入孟什维克。1912—1917 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8 年 4 月 9 日至 6 月 8 日任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政府主席。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 1918 年 6—11 月任外交部长。1921 年任驻法国大使。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继续担任流亡政府驻法国大使至 1933 年。1933 年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平行四边形法则取得最终结果，则势必会被敌对的双方整得动弹不得。只有在两端都筋疲力尽之后，中间派才能达成其最终目的。

因此，孟什维克在俄国很快就被打垮了，但在格鲁吉亚却没有。格鲁吉亚没有立宪民主党，也没有布尔什维克。在饶尔丹尼亚的支持下，格鲁吉亚的多数社会主义者并不那么认可联合政府的政策，而是要求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作为革命的结果，紧密又团结，占据了主导地位，没有受到来自本国其他党派的激烈竞争。

但是，这个党却接了个烂摊子。情势危急，退役的俄国士兵对孟什维克格鲁吉亚怀有布尔什维克式的仇恨。他们曾被更加穷凶极恶的土耳其人迫害，变为盗寇。

除此之外，该国经济一塌糊涂，运转能力低下。在战前，它忽视工农业的发展，缺乏完善的交通系统，所以损失惨重。它已饱经四年战火，满目疮痍，与欧洲工业文明长期隔绝。

第三章 农业

今天，格鲁吉亚仍采用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其他地方一样，封建依附关系和短租的盛行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不久前，格鲁吉亚农具还让德国观察家们回想起圣经时代。

1905年，保罗·霍夫曼¹（Paul Hoffmann）在《外高加索的德国殖民地》（*Deutschen Kolonien in Transkaukasien*）一书中写道：

“外高加索地区最近才推广使用现代犁，但有些殖民者还在用木制旧式格鲁吉亚犁。”

德国殖民者代表了更高级的农业类型。如果他们的描述属实，那么格鲁吉亚农民更是展现了这种情况。深耕土地不能光靠犁，还需要非常强壮的劳作队伍和五到十对水牛。默茨巴赫见过需要7个人来引导的24头牲畜拉着的犁。简直吃亏不讨好！打谷时用的是带石片的脱壳版。默茨巴赫觉得这是石器时代的活化石。

耕作方式和生产工具一样古老。格鲁吉亚不搞轮作，不施肥，也不种饲料作物。这种方式类似于查理大帝（742年—814年，征服了西欧中欧地区，建立了查理曼帝国）时期德意志地区的耕作方式。年复一年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同种作物（无论是小麦还是大麦），有时连续三年如此，直到收成减少。然后抛荒，转耕为牧，过几年再在这块地上播种作物。

牧场放牧的牛个头小，不中用，至少有角的牛如此。不种植草料不利于发展畜牧业和农业，也不利于植树造林。羊群毁坏了原生林，摧毁了次生林，东部和干旱地区尤为如此。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格鲁吉亚的森林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分布不

¹ 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n，1853年10月28日—1935年9月2日），德国公务员，曾任柏林农业部讲师。——中译者注

均。降水丰沛的黑海地区和干旱的高加索地区，都有森林资源。气候干燥、人口稠密的地区常常完全没有森林。比如梯弗里斯周围的整座山脉连一棵树也没有。这些地区土壤贫瘠，不适合耕作，几乎不能为山羊提供食物。

森林覆盖率逐步下降，气候因此日益干旱，粮食就越有可能歉收。过去，大型灌溉工程可以避免这种危险。格鲁吉亚大片土地靠人工灌溉变得肥美富饶，就像许多东方国家地区（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那样。如果没有人工灌溉，这些土地就会荒芜。铺设灌溉水渠是古代东方政府的要务。随后，草原游牧民族一直统治着这些地区，根本不了解这些工程的重要性。他们为了打仗，耗尽了土壤肥力。后来这些国家的灌溉工程都废弃了，富庶文明因此萎靡。13世纪，外高加索大约有1600万人口。今天，这个数字却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但国内甚至不足以养活16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格鲁吉亚需要不断从邻国俄国南部进口玉米。为了支付这些玉米，格鲁吉亚大量生产并出口烟草和葡萄酒。俄国政府鼓励这种贸易，因为它符合小麦种植大户的利益。小麦种植大户们发现可以往格鲁吉亚倾销过剩玉米，并相应购买廉价葡萄酒和烟草。俄国政府在格鲁吉亚干了不少事，不是为了小麦，而是为了葡萄种植业，而且还大力推动茶叶种植。葡萄、茶、橄榄和柑橘通常都经过精心栽培。这些作物不能反映农业落后。然而，格鲁吉亚农业仍带有原始性质，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因此，战争和革命会使这个国家面临极大的威胁。布尔什维主义切断了格鲁吉亚与南俄玉米产地的联系，并限制后者将剩余产品出售给前者。与此同时，战争导致格鲁吉亚极难在西欧找到新市场，也很难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口新鲜玉米。所以，一个自然条件无比优越、80%以上人口都靠农业养活的

国家会遇到粮食危机。

除了生产方式落后之外，还另一种情况通过减少农业劳动力来降低农业产量。

这一制约因素就是疟疾。疟疾是国祸，尤其盛行于肥沃地区，使许多居民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丧失了体力和精力。如果说解决干旱需要大规模灌溉工程，以提高土地肥力，那么解决疟疾最好的办法是排干沼泽，特别是黑海附近的占据大片土地的沼泽。战胜疟疾不仅将提高居民的劳动能力，而且还将获取新的耕地。但俄国政府既不重视灌溉工程，又不重视排水工程。

第四章 工业

比起农业，我们能更简短概述工业。不是因为工业无足轻重，而是因为格鲁吉亚没有大工业。那里几乎没什么资本主义企业，规模最小的手工业和家庭作坊在纺织工业（地毯和织布）和金属工业中占主导地位。无数能工巧匠几乎都在为自己工作。

格鲁吉亚大量生产羊毛和蚕茧，还生产棉花。这些棉花大量生长在邻近的阿塞拜疆和突厥斯坦。但目前还没有大企业来利用这些原料。工业大国俄国感到嫉妒，不允许搞这种性质的竞争。走在梯弗里斯的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妇女们一边走动，一边手持纺线的手纺锤。她们连纺纱机都没见过，遑论纺车。

格鲁吉亚最大的工业是铁路车间。贯穿黑海和巴库的铁路是这个国家的大动脉。该国还有兵工厂和发电站。其余的大型企业几乎都依附农业，如酒厂、榨油厂、制革厂和木材厂。该国还有烟厂、瓷厂和皂厂。

除了这些实业，还有一些大型采矿企业。应该注意，只有劣质煤矿得到开采，即与铁路相连的特基布利¹煤矿。特克瓦尔切利²的优质煤矿尚待开采，离黑海很近，不过40公里远。然而，有必要修建一条通往该地的铁路，并使大型船只可以进入奥恰姆奇拉³港口。目前尚未实现这一点，因此格鲁吉亚的巨大财富来源尚

¹ 特基布利（格鲁吉亚语：ტყიბული）是格鲁吉亚中西部城市，煤矿资源丰富。
——中译者注

² 特克瓦尔切利（格鲁吉亚语：ტყვარჯელი；阿布哈兹语：Ткварчал）是阿布哈兹城镇，自1935年开始开采煤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顿巴斯（苏联重要煤矿基地）后，特克瓦尔切利的煤矿开采量大幅增加，为保证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煤炭供应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译者注

³ 奥恰姆奇拉（格鲁吉亚语：ოჩამჩირე；阿布哈兹语：Очамчыра）是位于黑海沿

待开发。

巴库石油储量丰富，因此格鲁吉亚煤矿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巴库对格鲁吉亚来说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管道将巴库石油运输至巴统。巴统建立了石油精炼厂，并聚集了许多运油船，所以几乎繁荣得像美国那样。

另一方面，格鲁吉亚的铁路和工业有了某种石油的副产品即重油⁴，一种低廉、高效、便捷的燃料。煤不够流行。

革命后，这种情况变了。我们看到，布尔什维克与协约国之间的斗争所涉及的军事行动，不仅阻止了格鲁吉亚进口玉米和出口葡萄酒，还导致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巴库并实际停止了向格鲁吉亚出口石油。没有了石油和重油，只能重新依靠劣质煤，没有了优质燃料和轻质燃料，格鲁吉亚人民陷入绝望的境地。铁路机车严重缺乏新燃料，所以铁路运输受限，速度缓慢而困难。

贸易也深受影响。石油能活跃贸易。现在，格鲁吉亚缺乏工业必需品。战争长期干扰贸易，但石油能产生的吸引力并没有消除战争对贸易的影响。

国外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商品仍然是锰矿，而且它不依赖于俄国市场。格鲁吉亚 1913 年出口了 100 万吨锰矿石，其中只有 1% 运往俄国，38% 出口到德国，22% 出口到英国，17% 出口到比利时。从战争爆发至今，运输问题也严重波及锰矿出口情况。

这些困难不是现政权造成的，光靠现政权不能克服。它们与农业方面的落后，构成了格鲁吉亚这个天堂在革命后衰败的主因。

岸的阿布哈兹城市。——中译者注

⁴ 此处的德文原文为“Masuth”（德文多半会写成“Masut”），是俄文单词“мазýт”的转写，相当于英语里的“fuel oil”或“heavy oil”，翻译成中文就是“重油”。——中译者注

第五章 阶级

我们已经看到，格鲁吉亚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参加了1917年的三月革命¹。随后，布尔什维克开始专政，立刻开始对俄国边疆地区的国家施加令人厌恶的影响。这场运动蔓延到1918年5月26日宣布独立的格鲁吉亚。它有个社会主义政府，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引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俄国相比，格鲁吉亚的经济基础显得薄弱，还过渡不到社会主义。俄国虽仍具有农业性质，但大规模生产已显著发展。

格鲁吉亚现政权之所以具备社会主义性质，是因为工业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有人愿意，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代替。格鲁吉亚的少数人专政甚至比俄国更严重。但它基于民主，完全不搞恐怖主义，并且所有阶级都同意这样做，这不同于俄国。所有阶级（包括统治阶级）都在抱怨。我们看到，格鲁吉亚缺衣少食，既缺工业产品，又缺生产工具，以后还会缺房屋。这一点不足为奇。但迄今为止，没有政党能比现政权政党更有效应对匮乏。因此，不满情绪还不至于想着去搞垮民主政府。颠覆意图不是来自本国，而是收了境外势力的钱。而且，尽管共产党媒体和支部从别人那里收了不少钱，却仍未获得任何影响力。

在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国，无产阶级却能在民主基础上进行专政。该如何解释这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一切政治的基础都是阶级斗争。但并不是每个阶级都能独立行事。现代社会的三大主导阶级，每个都遵循自身特殊的阶级政策，分别接受地租、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

¹ 即俄国二月革命。——中译者注

它们构成了现代国家的三大基本派别：大地主（或保守派）、资本家（或自由派）、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者）。但中间阶级却位处这三个阶级当中，没有独立的阶级政策；部分原因是劳动条件使他们的成员相互远离，并远离政治中心位置，特别是农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中间地位同时涉及到不同阶级利益，就像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情况那样。他们和拿工资的工人一样，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但也和资本家或地主一样，凭借自己的财产获得收入。他们既不是纯工人，也不是纯资本家、纯土地所有者，摇摆于不同阶级之间。

知识分子位处中间层的第三部分，包含多种成分，最多只能感受到本职业的利益，例如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但不曾感受到共同的阶级利益。除了他们的专业利益，他们总是会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并觉得这个阶级的利益就意味着全社会利益。有的投靠地主，有的投靠资本家，还有的拥护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也是如此。有人试图建立农民或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党派，但往往失败，因为这些党派终究会屈从于其他阶级的利益。

现在我们发现了格鲁吉亚有个特殊现象：上述的三大主导阶级中，只有一个存在。1918年土地改革后，格鲁吉亚没有了大地主，也没有了大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塑造了充满活力和独立的资产阶级核心，但格鲁吉亚仍然没有这种情况。那里的货币和贸易资本更有代表性，但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因此不能直接参与党派斗争。

因此，无产阶级仍然是唯一能够自主行事的阶级。但是，格鲁吉亚部分无产阶级不具备这种能力。我们在格鲁吉亚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东方的和现代的。我们清楚看到，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内部有着天壤之别。

东方无产阶级应该被称为流氓无产者。他们生活痛苦，靠乞讨和偷窃为生。乞丐很多。然而他们也有许多人自食其力。他们没有生产工具，而且往往没受过技术培训。他们大多是搬运工，挣点口粮。他们用牛车和驴把玉米、木材、蔬菜和其他农产品运到城镇。但城市交通大多靠人力。梯弗里斯不存在家具货车。所以，某家搬家时，会雇 60—80 个搬运工，然后搬运工把家具一件一件地从一户搬到另一户。甚至搬运钢琴时也这样。

这种无产阶级缺乏组织，政治上冷淡。他们像古代（例如古罗马）的无产者。他们不能独立参与政治活动。

另一无产阶级由大企业的工人组成，与之截然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强调古今无产者之间的区别，并指出为什么古代无产者产生不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当然，这不能阻止那些讲坛社会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以他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荣，发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首次实现议会专政。

我们以前只在书本上看到两种无产阶级有着天壤之别，现在可以直接在梯弗里斯了解到这些区别。

大工厂的工人很有现代思想，尤其是铁路工人。铁路工人是开始受到资本主义渗透的经济落后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精英。铁路把现代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斗争传播到天涯海角。

我认为，我所了解的这类无产阶级的其他成员（如印刷工人、金属工人、电器厂工人、烟草工厂工人和商业职员）与其西方原型几乎别无二致。他们受过良好的训练，学会了从社会主义角度思考问题，也学会了从经济角度思考问题，因此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权力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他们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中都有组织。当然，这些工会很年轻。1905 年革命期间，格鲁吉亚工会就像俄国工会如雨后春笋。

但在反动时期，当局镇压这些格鲁吉亚工会甚至比镇压俄国工会还狠，因为格鲁吉亚总是往杜马派社会民主党代表。只有1917年3月革命之后，工人才能在格鲁吉亚重新成立工会。首先是印刷工人抓住机会。商业雇员紧随其后。1917年12月底，41个工会，29,000名会员，参加了在梯弗里斯举行的第一届工会代表大会。85个工会参加了1919年4月举行的第二届大会。1920年底，格鲁吉亚共有113个工会，64,000名工会成员。格鲁吉亚约有10万工人，其中73000人受雇于大型企业，绝大多数加入了工会。工会本身中立，但95%的成员属于社会民主党。社民党自己的党员人数（8万）就比工会多，这是很不寻常的情况，因为除了工会会员外，还有农民和知识分子。党控制着四份日报、五份周报和两份月评；工会控制着两个普通的工会机构，铁路工人也有两种专门的报纸，这些报纸大多是格鲁吉亚语、俄语双语。

工会是行业组织，不是职业组织。但格鲁吉亚工会并不严格遵循这一原则。他们在梯弗里斯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剧院和会议场所——普列汉诺夫之家，工人们最近为自己建造了这座房子，在建造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铁路工人为他们的工会建造了专门大楼。格鲁吉亚工会规章制度类似于西欧，我觉得它们比较分散，所以有些缺点。但是一个才搞了三年的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不过它也有优点，没有那种封闭狭隘的精神，而重视整体利益，兼顾工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例如，工会对罢工的态度就表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罢工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利剑。他们高度重视罢工，还要求把罢工权写进宪法。但是他们很清楚，不到十万火急，不会抽出这把利剑。

他们认为，目前特别不适合罢工，也不必急着罢工，因为经济普遍萧条。罢工会干扰生产，减少产品数量，从而让无产阶级

更痛苦。扩大生产才是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工会能接受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制度。根据他们的提议，集体协商委员会成立了，是劳动部的组成部分之一，工人和资本家各提名 10 名成员。委员会主席是去年冬天的劳动部长埃拉泽同志²。该委员会要关注食品价格和工人工资的变动情况，调查工人的不满，讨论集体协议并达成协议，最后负责调解劳资纠纷。

迄今，集体协商委员会阻止了劳资爆发公开冲突。委员会自 1919 年 5 月开始运作以来，格鲁吉亚工会尽管没有像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那样受到禁令的阻碍，但也不会想着罢工了。格鲁吉亚在这方面也许独一无二。

除了集体协商委员会不懈努力以外，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工人，政府充分关心工人日常生活，所以罢工越来越难以发生。每个工人都能低价购买面包和盐等生活必需品，每个家庭成员都领取一定量的食物。政府支付的价格与商品售价之间的差额由工人的老板补足。这种特殊制度让工资随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变化而浮动，很有效。

工人是格鲁吉亚唯一有组织、有决心的阶级。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不仅知道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还知道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服从这些共同利益。

² 格奥尔基·帕夫洛维奇·埃拉泽（格鲁吉亚语：გიორგი პავლეს ძე ერაძე；俄语：Георгий Павлович Эрадзе，1882—1971），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政治家。1882 年生于格鲁吉亚季尔比（Дирби）的农民家庭，曾就读于梯弗里斯职业学校。1907 年作为格鲁吉亚代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1917 年 2 月革命后被选为工兵苏维埃代表，1917 年 11 月成为格鲁吉亚国民议会成员。1918 年 5 月 26 日签署格鲁吉亚独立宣言。1919 年加入格鲁吉亚立宪会议，同年年底担任饶尔丹尼亚政府的劳动和供应部长。1921 年后流亡法国。1971 年在法国巴黎去世。——中译者注

这使他们能够影响众多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教师、医生、工程师、艺术家（梯弗里斯艺术氛围非常浓厚）和律师等等。在反对沙皇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知识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

在立宪会议的 102 名社会民主党成员中有 32 名工人，其余的是知识分子；20 名教师、14 名记者、13 名律师、7 名医生、3 名工程师和 13 名市政公务员。

他们几乎都由农民选举产生。农民占 80%以上的人口。社会民主党代表占整个立宪会议的 80%（130 人中有 102 人）。

在 1919 年 2 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全国 82%的选票（总投票率为 76%）。他们在城镇只获得了 72%的选票（总投票率为 72%）。大量农民支持社会民主党，部分原因是格鲁吉亚租地存在小私有农场。大多数农民不能仅靠农业生活；其中许多人只能靠打零工来提高微薄的收入。使这个阶级习惯于无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并不难。此外，社会民主党还开展了强征大庄园的运动。因此，工人最支持小农。

但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分裂了，就无法主导革命农民的思想。他们只有通过民主，不靠恐怖主义才能获胜。因为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了压倒性的孟什维克多数派。格鲁吉亚在这方面与俄国有着根本的不同。

如果俄国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或者布尔什维克决心同孟什维克和整个社会革命党组成联合政府，他们也可以支配农民的思想，以民主方式进行统治。布尔什维克废除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并不是要去压制资本家，而是去压制其他社会主义者。为了掩盖真相，布尔什维克立即把右翼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打成资产阶级走狗和反革命分子。

所以布尔什维克政权从一开始就以谎言为基础，这个因素已

能决定其进一步的政策方向。

格鲁吉亚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政策，允许少数工人用民主方式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完全不搞恐怖主义，并保证他们政府不会面临严重的内讧，直到今年2月为止。

第六章 社会革命

新政府的头等要务是清除封建残余。1864—1870年，格鲁吉亚废除了农奴制，解放了农民，比俄国略晚。俄国则通过剥夺农民土地来废除农奴制。他当农奴时耕作的土地，只有一小部分归他。封建地主仍掌握最大最好的土地。农民要想活命，就必须把土地租给封建地主。所以格鲁吉亚出现了类似于爱尔兰和意大利南部的小租赁制。这种体系不允许农业生产合理化，农民生活也变得十分拮据。

革命的任务就是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土地，将其分配给贫农，把承租者变成所有者。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乃是因为形势所迫而发生。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认识到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我们总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采取行动。

格鲁吉亚有一系列类似于俄国的情况，所以有必要开展土地革命。无论是在民主制度还是独裁制度下，土地革命目的不变。但是，民主制度下的革命更加和风细雨、有条不紊和自觉，不会一塌糊涂，也不会特意照顾单个农民阶层（无论是受过惠，还是遭过残酷对待）的特殊利益。

1917年12月16日，外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第一个临时政权——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会，从俄国真正独立出来，然后建立，并颁布了一项法令，开始推进土地改革。随后，1918年2月，社会民主党团向外高加索议会提出土地法。1918年3月7日，土地法正式通过，适用于整个外高加索地区，但只在格鲁吉亚施行，因为格鲁吉亚很快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分裂了。法律没收了所有大地主的土地。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但尽可能保留一块中等大小的土地，和家人一起耕种。一

一个家庭最多可拥有不超过 7 俄亩（1 俄亩比 1 公顷稍微多一点）的花园或葡萄园、15 俄亩的可耕地，或 40 俄亩的牧场。所有超过这个范围的土地财产都归国家所有，形成土地储备。土地管理得当，就能尽量保持大规模集约化种植。这些工作要么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要么移交给地方政府。剩下更大的部分，包括园林和耕地，用来增加贫农的财产。原先是佃农的农民获得了他的耕地。牧场主要用作公共用途。

1918 年 3 月 7 日通过的法案规定，贫农要获得土地，只能租赁一部分国家土地储备。但 1919 年 1 月 29 日通过的一项新法案规定，他们可以以适中的价格购买国有土地。这不是社会主义政策，是迫于农民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人们还期望，农民成为土地主人时会比当佃农时更容易改进和采用合理的耕作制度。布尔什维主义也不得不采取这种解决办法。格鲁吉亚和俄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大革命初期的法国一样。但格鲁吉亚农民不能完全享有所有权。凡出售土地，国家有权优先购买。国家以这种方式没收了约 200 万俄亩的花园、耕地、牧场和森林，其中耕地约 50 万俄亩。牧场约 100 万俄亩。此外，原沙俄国家和皇室的森林和领地已归还给格鲁吉亚国家，因此格鲁吉亚国家占有了一大片林地。如果算上以前属于沙俄国家或皇室的森林，格鲁吉亚共有 200 万俄亩森林。国家掌握并控制其中的三分之一。

此外，还有一些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管理的大型示范企业，还有许多矿泉，其中有一部分（比如博尔若米¹）已经配备了足够的技术设备。这些也已经移交给国家。国家还掌管了所有的水力。

¹ 波尔若米（格鲁吉亚语：ბორჯომი）位于格鲁吉亚中南部地区，距离第比利斯 160 千米，盛产优质矿泉水。——中译者注

后者将成为未来巨大财富的来源。它的平均功率约为 250 万马力，其中只有 3400 马力得到开发。国家掌握所有的港口。最后还得提一点，革命使国家掌管所有矿藏。至今，国家还未能获得必要的劳动力和设备来开发矿藏，但能直接开发特基布利煤田。其他矿山也被租借，例如奇阿图拉锰矿和阿拉韦尔迪²铜矿被租借给法国公司，巴统地区的一些矿山被租借给德国公司舒克特³。

制造业尚未像矿业和农业那样积极自觉推行国有化。它们目前的发展阶段不高，还不太适合国家管理。只有少数企业被国有化了，不是因为这个原则，而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一般来说，现有条件下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但没继续推进。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数据，1920 年格鲁吉亚有 73,486 名工人在大企业上班。其中 38,743 人（52.7%）在国企；市、合作社和省企业有 20,592 家（28%），私营企业只有 14,151 家（19.3%）。这些数据表明目前格鲁吉亚的私企微不足道。

在商业方面，垄断企业进军出口领域，出口物资涉及锰、烟草、丝绸和羊毛等。这些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措施，不如说是财政措施。这些出口企业还有待观察。出口贸易最不适合让国家官僚机构来管；格鲁吉亚官僚非常缺乏经验，他们的沙俄官僚前辈留下了最糟糕的传统。目前世界市场比过去更加扑朔迷离。

为了繁荣格鲁吉亚，贸易和工业有必要新设分支。按格鲁吉

² 阿拉韦尔迪（亚美尼亚语：Ալավերդի）是亚美尼亚东北部城市，是亚美尼亚北部的重要经济城市和工业中心，有铜矿。——中译者注

³ 舒克特（Schuckert & Co.）曾是德国的电力公司，位于纽伦堡，1885 年成立。创始人为德国电气工程师约翰·西格蒙德·舒克特（Johann Sigmund Schuckert，1846 年—1895 年）。1903 年，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收购了舒克特公司，建立西门子—舒克特公司。——译者注

亚目前状况，建立新分支时少不了私人资本。

省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参与重建经济时大有可为，它们的机构比国家笨重的经济机器能更灵活、更主动推进重建工作。

革命让格鲁吉亚各省市完全自治。这种自治必须从头开始，以取代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年轻的自治机构经验不足，有时还缺乏必要的资源，但已方兴未艾。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大型农企已转移到城市。地方政府还建立了自己的配药所、磨坊、纺纱厂和其他企业，以生产和完善本省的原料产品。此外，他们还负责工程。医疗服务按同样方式管理。21个委员会合并成一个联盟，该联盟举行大会，交流经验，收集信息。工会任命了专家委员会，负责监督地方政府的个别工作，并提供建议。

这些机构太新，决断不了这些事务，但它们热忱，未来可期。

上述方式同样适用于合作社。许多社会主义者瞧不起合作社，因为它们被主张和谐的人视为治疗资本主义恶疾的灵丹妙药。这是无稽之谈。无产阶级只有主导国家权力，才能对付资本主义的大垄断。但在资本尚未彻底垄断的领域，消费者创建的生产组织则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条件。这些消费者组织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前景，则被掌握在自觉参与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工业不发达、但已拥有自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消费者合作社也许意义非凡。这种地方的农民尚未敌视自觉的无产阶级，也许能被吸引进合作社。在西欧，合作社事业与资本主义工业竞争，在建立合作社时提升购买力，也许会限制后者的发展，乃至影响到每位工人和消费者。

在俄国这种国家，合作社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意义非凡。这也适用于格鲁吉亚。俄国合作社最初形成于沙皇时期，但直到革命后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早在 1916 年 5 月，外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消费者合作社就已发展到 126 个，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批发购买公司。1917 年有 565 个消费合作社加入了这个公司。1919 年，仅格鲁吉亚就有 989 个消费合作社，总共约 30 万名会员。

1919 年合作社联盟开始独立生产。建立了丝绸厂、香肠厂和农具制造厂；然后是蔬果保鲜厂，最后是印刷厂。这些企业没亏本，而且多半还能盈利。

合作社谨小慎微地奠定生产活动的基础，很不错。暴风骤雨式的运动符合革命的性情，出现在打倒敌人的时刻。但是，建立经济组织时，就不能开展这种运动了。也就是说，建立经济组织之前务必认真准备，稳步推进，量力而行。经济问题跟打仗不是一回事。在战争中，风暴攻势往往取得最好的结果，但不能是普遍做法。把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重组设想为军事战术问题，是布尔什维主义方法，通常注定要失败。在经济领域，草率的行动总是搞砸事情，特定条件下可能危及整场运动，会让人们付出沉重代价。

格鲁吉亚人推进社会化方式时，集中全力，完全没有出过大乱子。他们本着民主方法，避开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兵营社会主义。所谓兵营社会主义，认为可以强力集中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服从一小撮人的专政，排除所有的自治形式。

我们格鲁吉亚的同志们知道，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通向罗马的道路一样多。可以从多方面入手解决社会生产问题，而国家控制只是其中一个小开端。最后，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就需要工人能力高度发展。要实现工人能力高度发展，必须实现政党、工会、合作社、市和省的完全自由。把所有这些机构都放在压迫性的、影响范围极广的中央集权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上，就意

味着那种象征无产阶级解放的社会主义灭亡。后一种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民主，只有民主，才可以让工人个体和整个阶级自由而全面发展。

共产党人认为自己谈“形式民主”时是在表达深刻的智慧。他们告诉我们，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平等只是形式平等，因为没有消灭经济不平等。不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选票都是空洞的形式，因为没有变更经济权力关系。当今的共产党人尚在襁褓之中时，我们就很清楚这些道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民主而斗争。民主，意味着调查、讨论和宣传的自由；公共集会和结社自由；最充分参与地方自治，参与国家的立法，参与政府的管理和决策。

只有傻瓜才会断言，所有这些自由和机会只是流于形式，不影响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境况、能力和力量。

共产党人在清醒的时候也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并相信民主有利于自己，并说无产阶级需要民主——他们认为民主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且无产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才需要民主。然而，根据共产党人的教条，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权力，民主就不再是提升无产阶级力量和能力的手段了。无产阶级就陷入了危险；从此以后，无产阶级必须放弃一切独立，盲目服从它掌握的政权的绝对统治。按这个观点，无产阶级只有在战斗时期才需要民主，掌权后就需要专制主义，而这种专制主义跟沙皇专制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共产主义启蒙。除俄国人外，没人会信这些话。但要记住，过去开明专制的俄国懂得如何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的天真灵魂中唤起对西欧社会制度和成就的热情。

如果说狄德罗和伏尔泰热心于叶卡捷琳娜二世，那为什么远

不如这两人聪明的加香⁴和洛里奥⁵不能无视布尔什维克的波将金村，并且在莫斯科政党领导人对欧洲的专制统治中看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进步的道路呢？

当然，这种幻觉无论如何都不会持久。

⁴ 马塞尔·加香（Marcel Cachin，1869年9月20日—1958年2月12日），1892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参加“神圣的联合”，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期间态度逐步转变，在1918年7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继续支持战争，同年开始担任中央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主编。1920年1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退出第二国际，同年加香和弗洛萨尔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12月底的图尔（Tours）代表大会上，以加香为首的左派要求完全接受“二十一条”，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最后左派赢得了胜利，法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加入了共产国际。1923年加香前往鲁尔，反对法国政府的占领，回国后因此入狱。1924年至1943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14年至1932年当选为塞纳省议员，1936年任法共议会党团主席。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转入地下斗争，领导抵抗运动。法国解放后曾多次当选立宪议会与国民议会议员，1958年逝世。——中译者注

⁵ 费尔南·洛里奥（Fernand Loriot，1870年10月10日—1932年10月12日），1905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6年加入法国总工会。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1915年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20年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起在党内组织左翼反对派。1926年退党，在莫纳特的《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工作。1930年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第七章 国家的尴尬处境

格鲁吉亚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再加之社会主义政府会采取民主方法，所以境况不会差。

我们已经描述了格鲁吉亚困境的主要因素——格鲁吉亚经济方面依赖外国。这个国家不进口玉米和工业产品，不出口相应的产品，如锰、铜、烟草、羊毛、丝绸和葡萄酒等，就要完蛋了。战火破坏了旧的贸易联系，格鲁吉亚边界线仍弥漫硝烟，所以格鲁吉亚与外国的关系陷入困境。战争造成后遗症，各国普遍缺乏信任，因而世界贸易受到各种措施的阻碍，这对格鲁吉亚是雪上加霜。这些措施如果不去毁灭人民，那就只是来搞笑的。

格鲁吉亚政府改变不了这些灾难性的国际状况，因此格鲁吉亚人民和许多其他人民一样，必须受其影响。

首都梯弗里斯的居民最受影响。直到革命前，梯弗里斯是整个高加索地区（约 1000 万人口）的政治中心。今天，它是小国格鲁吉亚（300 万人口）的首都。这个小国本身就必须养活梯弗里斯的 40 万居民。哪怕世界贸易不受限，养活这些居民就不大容易。可现在贸易受限，这个任务就显得非常可怕了。

再加上，梯弗里斯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因为格鲁吉亚与邻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俄国相比，简直是天堂。它那三个邻国有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不仅有饥饿和苦难，还有令人窒息的沉默和永无止境的恐惧，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告密和谴责，充斥着滥捕滥杀和血腥残暴。能逃出这个地狱里的人——反革命分子，逃到了欧洲；工人从城镇逃到乡村；许多民主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以及熟练工人逃到了梯弗里斯。即使是布尔什维克有时也会在那里寻求庇护，以便从共产主义中恢复过来。这些移民不同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的知识

分子生活。俄国著名学者和艺术家们在这里齐聚一堂。但住房日益短缺。

继高房价之后，住房短缺是战争最普遍的战争后遗症。甚至纽约也有这种情况。战争耗尽了大量的资本和生产力，人们只能凭所剩无几的东西只能勉强度日。既无资金，又无资源，却要花费若干年来给企业回本。最重要的是，建筑也备受损失。所有建设活动都停止了。此外，许多住房被战火毁坏，居民被赶到未被战火破坏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住房数量没有增加，长期供不应求。同样，在那些未参战的国家，人口也在自然增长。所以，住房问题更加严峻。

不是只有梯弗里斯才缺房子。但当地的共产党人却宣称社会民主党政府导致房荒和粮荒。共产党宣传的对象是普通人，他们不知道，俄国不仅物价飙涨，还有骇人听闻的饥荒。但是，在俄国许多城市，住房短缺的情况无疑正在缓解。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房子空空如也，该市三分之一的人口不是饿死了，就是冻死了，或是染疫死了，或是被契卡杀了。另有三分之一的人逃到了农村，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仍在城里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因此，格鲁吉亚工人将愿意提前解决住房问题。恢复有序状态，结束内战和恐怖主义，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俄国的邻国恢复格鲁吉亚的条件，将会显著减少梯弗里斯的难民数量，扭转住房短缺的现状。

全世界新房建设也因缺乏长期贷款而备受阻碍，格鲁吉亚也不例外。两点原因：普遍缺乏资本，货币状况令人堪忧。

这是格鲁吉亚等国的痛点。格鲁吉亚卢布的黄金价值比以前低 1 戈比。当然，其价值仍远高于苏俄的 1 卢布。

货币贬值一般有两因素：通货膨胀和滥发纸币。格鲁吉亚

卢布贬值亦是如此。革命首先大量减少国家收入。旧的国家宪法腐朽不堪，伤害人民，必须彻底改革。改革旧宪法没那么容易，因为新政权缺乏当地的熟练工作人员。新的国家机器并不总会良好运转。获得自由的农民只能慢慢习惯于纳税。而且，由于贸易瘫痪，关税收入也很微薄。国家财产本身就足以支付国家开支。要是恰当利用这些财产，就没必要收税。1919—1920年的预算估计国家收入为7.49亿卢布，其中5.76亿卢布（占76%），是国家财产的收入。但是，战争扰乱了国有企业，财政收入减少。从旧政权接管过来的大片土地，的确产生了盈余，但不是很大。战前这条铁路是为数不多的尚能盈利的国家铁路之一。由于缺少重油，并且战争消耗了大量物资，再加上贸易瘫痪，交通事业被迫受限，勉强支付目前的业务费用，只能靠国家补贴来购买。还得做很多事！

格鲁吉亚国有的森林和矿产，大多尚待开发。开发这些资源之前，需要准备不少钱，尤其是要准备花在公路和铁路上面的钱。

因此，国家财产大多不产生直接的收入，反而还会花钱。

同时，国家其他开支也大幅增长。花这么多钱，不仅是为了修复战争创伤，还是政府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的特殊要求。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要为社会主义生产铺路，而且以我们的急躁来衡量，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它还必须立即尽可能结束贫困。如果说格鲁吉亚本就积累了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困，那资本主义发展就进一步恶化了贫困状况，而且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和战争也导致了贫困。

任何政府，除非用了魔术，否则不可能在国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立即结束贫困状况。我们被革命推上位的同志们，不是魔术师，而是孟什维克，他们不会让自己和周围的人相信专制政权赐

他们以神力。

但是，无论政府如何在自己设定的经济任务范围内量力而行，难以抑制的需求量还是超过了国家可支配收入水平。于是，政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开动印钞机了。结果，卢布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

不利的贸易平衡加剧了这种状况。以前格鲁吉亚大量向俄国出口烟草、酒和矿泉水等等，这种出口状况已遭到极大破坏。所以通过黑海与欧洲进行海上贸易更加重要，但由于缺乏航运空间，这种贸易长期受到限制。从欧洲进口的高附加值工业产品，占用不了多大运输空间。作为交换，格鲁吉亚只能提供原材料。原材料本身价值不高，却占据了大量的运输空间。所以进口额超过了出口额。1919年，格鲁吉亚花了3.97亿卢布从西欧、土耳其和美国进口商品，而出口额仅为9300万卢布。1920年，贸易平衡较大改善。可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仍在继续。

这一切都最大限度压低了卢布汇率。比起汇率下跌及其造成的贬值，更糟糕的是汇率不断波动——所有发行纸币的国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做生意比登天还难。在这种情况下，做生意弄不到长期贷款，顶多在苛刻条件下弄到短期贷款。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物价和币值状况，所以人们更倾向于现金支付。贷款最能高效利用社会现有的资本。如果没有信贷，特定数量资本的活动范围就会大受限制。在战争极大破坏资本的时期，这种影响尤其令人苦不堪言。

另一种情况危害也不小。目前没人愿意把资本投入到企业中去，因为这些企业资本周转很慢。但最强烈的动机却是把资本用在投机活动和高利贷中，而不是用在工业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那么，把现有的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促进工人

就业，增加商品的数量，符合全社会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寄生虫们不应该拿资本去投机和放高利贷，因为这两样东西不会雇用工人，不生产任何产品，只会哄抬价格。

纸币制度不仅使国家完全破产，让国家发行的货币像废纸，还会越来越让整个经济机制混乱和瘫痪。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合理建立国家财政，平衡收支，停止滥发纸币。但是，工业和交通都停滞了，国家收入从何而来？所以我们仿佛陷入了恶性循环，还没有办法跳出来：财政不恢复健康，经济就不会健康；经济不恢复健康，财政就不会健康。

如果格鲁吉亚与邻国关系正常化，如果俄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内战和征服停下来，格鲁吉亚就能找到商品市场，并且能够再次完全连接东西方的贸易渠道，那么情况就会大有改善。总体的和平状态就会明显改善格鲁吉亚的经济和金融地位。此外，如果不再限制蒸汽船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也是该地区战火未停的结果，那么格鲁吉亚的经济地位也会得到改善。然后，必须使格鲁吉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邮政通信更加迅速和安全。这些通讯状况目前令人堪忧，自然就损害了与欧洲的一切商业关系。

但即便全部采取了这些改进措施，克服格鲁吉亚财政危机仍然任重道远。不靠外国贷款，几乎解决不了财政危机。外国贷款能弥补一两年的财政赤字，从而让国家暂时喘口气。这段时间，国家不开动印钞机就能运转起来。如果明智且充分利用喘息的机会，应该足以开发格鲁吉亚的经济资源，稳住格鲁吉亚财政，而不会过多依赖外援。

当然，开发经济资源时，首先应该注意继续开发国家财产，其中包括修建铁路，如通往特克瓦尔切迪煤田的铁路，以及修建

新公路以利于进一步开发森林。

这一切都与鼓励农业发展密切相关。排干波季¹ 15 万公顷的沼泽，在东边灌溉 15 万公顷的土地——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勘测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了，足以让格鲁吉亚避免过分依赖外援食品。

农民从租赁者转变为所有者，应该能改善农业。向农民传授农业知识，可以加快这一进程。确实，小土地所有制不利于建立合理的农业制度。合理的农业制度要产生可观的盈余，而盈余又至关重要。

甚至许多支持小规模农业生产的人都承认，大生产比小生产的净收益要大，但他们声称小生产总产量更大。但即便如此，也不会更有利于小农户。广大人类生活在农业以外的社会，都依靠农业净收益。我们说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因为个别国家可以通过进口生活资料来寻找出路。没有农业的大量收益，就不可能有大量知识分子和工人，也就不可能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农业本身的技术进步。合理的大农业生产转变为小农业生产，意味着降低农业收益，意味着增加农业劳动力，意味着减少非农业人口，从而意味着文明倒退。有些军国主义者希望农民去当兵，热衷于小农业生产。现代社会主义者本质上不代表军事力量，而代表文明水平，所以必须支持大农业。

除了国家和地方企业外，格鲁吉亚土地改革后几乎没法推行大农业生产。私有大庄园不会快速发展了。

在向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过渡期间，公社化的畜牧业可能会发展。目前格鲁吉亚牧场仍是公社制。公社化农业将会实行大生

¹ 波季（格鲁吉亚语：გობო）是位于黑海沿岸的格鲁吉亚港口城市，距离第比利斯 312 公里。——中译者注

产。

格鲁吉亚应该实行公社化农业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旧式犁需要十到二十头牲畜来拉，要四人以上。当然，个体小农支配不了这些资源。要克服这些困难，若干个体农民就得联合起来耕田。除了犁地之外，其他方面也可以这样合作。多达五十个小农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的一块田里共同完成同样的工作，从而享受这种合作的好处。这种做法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合劳”（ნადი）²，在共同劳动时配以适当的韵律唱的歌被称为“合劳歌”（ნადური）³。如果合并小块土地，按共同的计划劳动，这种联合劳动制度会更成功。平均分配土地后，应该能更轻松实行这一制度。引进现代农业机械也应有助于这一进程，因为个体小农买不起现代农机。没有大块土地，就用不了现代农机。

因此，格鲁吉亚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以村社为单位的耕作制度。村社是大型公社企业，为市场生产，本身不是社会主义，但更接近社会主义，也是好于小农生产的劳动者组织。

但是，并不是只有农业领域才需要尽快消除封建主义和沙皇专制造成的不良影响。还必须提升教育水平，以利于提升文明程度。现政权在这方面尽管缺少资源，但已成就了不少。

最后，为了繁荣格鲁吉亚，为了发展工业，就必须尽量在原料产地加工原料，这是绝对必要的。纸厂和家具厂（两者都用木材来创造财富）、蔬果罐头厂、纺织厂都有必要这样做。这些工

² 据译者考证，考虑到阿拉伯人曾经统治过高加索地区，这个词（拉丁转写：nadi）应该是借自阿拉伯语的“نادي”（拉丁转写：nadi，有“社”、“社团”等意思，相当于英语中的“club”）。此处意译，不音译。——中译者注

³ 这个词（拉丁转写为“naduri”）应该是上面那个词的变体。此处意译，不音译。——中译者注

厂附近还要布置农具农机厂。

我们已经看到，各地政府和合作社已经开始致力于这些方面。但我们也曾指出，要想稳扎稳打，避免出错，就得走慢点儿。并且它们也缺钱。

格鲁吉亚经济要想展翅腾飞，就离不开外援。只有西方列强和美国才有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允许建立和正确指导大型企业——但这些国家仍然盛行资本主义。目前，援助形式只能是让外国资本投资格鲁吉亚企业。

为了格鲁吉亚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需要外国贷款来稳定国家财政，修建铁路和排灌工程，也迫切需要外国资本来建立工厂。在资本主义经济仍能统治的地方，工业资本越是迅速增长，工人力量就越壮大。资本主义陷入停滞，工人的日子就难了。

格鲁吉亚社会主义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矛盾的境地，即不得不创造条件吸引资本，也就是说，既要保证企业能盈利，又得保证不会在未来某天无偿没收它们。

社会主义政府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政府毕竟由孟什维克组成，所以知道为了经济必须做些什么，所以会自愿去做布尔什维克现在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做的事情⁴。过去几年，布尔什维克实行与之相反的政策，把整个俄国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⁴ 此处应该是指自苏俄自 1921 年春季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译者注

第八章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基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社会主义政府，难以鼓励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也会随时面临相同的难题。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强大，信心十足，已经快要掌握政权了，而且并不排斥民主，反而还保持民主制度有效。

不要期待布尔什维主义意义上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意味着共产党独裁。它之所以能掌权，是因为掌控了所有的武装力量，解除了非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中非共产党人的武装。军事溃败后，俄国和匈牙利依次发生这种革命。至少战胜国不会重演这样的事情。战胜国无产阶级的多数力量在民主制度内，所以不能靠一小撮人取胜。

现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前景也不容乐观。每逢革命开始，失望和疲惫的情绪会接踵而至。我们眼前的不是世界革命，而是普遍的反动。

但是，文明欧洲没有实现社会主义。今天的社会主义遭受了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惨败。如果说过去每次革命失败后的反动都要持续十几年，那么这次的反动持续时间更短，可能不过两三年而已。只有社会民主主义在诸文明国家取得胜利，才能终结反动。届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不仅会比现在强得多，而且更加明智和成熟，因为吸收了现今革命的教训，得益于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取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工人苏维埃等成就，这些成就让反动势力不敢轻易毁坏。短短数年后，社会民主主义会比现在拥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因为届时战争创伤早已痊愈。

可是，社会主义政府会和现时的格鲁吉亚政府面临同样的困境，恰恰是因为格鲁吉亚人已经从革命中吸取了经验，知道不能

在资本主义崩溃时废除资本主义。经精心准备才能稳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如果生产过程不停止，整个社会（特别是无产阶级）陷入巨大的痛苦，那么尚未社会化的工业部门必须保持资本主义生产，其中某些部门甚至可以保持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生产

我们会看到，各地的社会主义政府都会允许（甚至鼓励）各工业部门发展资本主义。

但这种情况如何体现无产阶级的统治？

追逐利润，从榨取雇佣劳动力榨取剩余价值，不是劳资阶级对抗的唯一原因。资本权力垄断生产资料，凌驾于劳工之上，也会促使劳资对抗。每种社会协作都需要引导。但资本主义企业的主导力量不是那些相信自己的知识和领导能力的工人和消费者，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本来就是独裁者。管理者们不仅能管理企业，而且还能独裁统治它，制定一堆条条框框。工人只是这些条条框框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工人反抗资本，不仅反对剥削（亦即反对创造剩余价值），还反对企业家们的无限权力和“一家之主”的作风。

两种斗争密不可分，但各自能取得不同的进步。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其中一种斗争方式能取得明显进步，另一种则不行。后者要取得进步，就只能继续限制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并推进社会化。第一种斗争一百年前就开始有了进展，但另一种斗争还几乎没开始。劳工组织和国家、“组织化的社会力量”日益壮大，常常能限制老板的权力。但是，老板不但没有减少剥削劳动力，甚至还变本加厉。每部劳动保护法、每位工厂检查员、每次成功的罢工和每个独立工会，都削弱了老板们的权力。革命极大地增加了这些限制，还增添了工人委员会这个限制因素。上世纪工厂体制从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但同期的剩余价值率却在增长，因此利

润率一直降不下来。

这不意外。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巨大的历史任务在于极大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一事实使它能够轻松打败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要持续限制企业家的权力，就不能降低生产力。我们现在考虑的措施和制度要能提高而不是降低劳动生产率。它们提高了工人的能力和智识，让他热爱工作并热切关心他所属的企业与行业能否繁荣。但他们的教育影响不仅限于工人，而且还扩展到老板。独裁权力最方便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克服一切障碍。加富尔¹曾有名言：“任何傻瓜都可以在围困状态下执政。”²热衷于独裁的人们喜欢引用这句名言，而独裁只是围困状态的别名。如果老板像独裁者那样行事，他可以将在经营过程中的无能、疏忽和下流等问题转嫁给工人，而工人有义务为过时的方法、不当的经营行为和资源的匮乏付出代价。与老板相比，工人和国家越强大，他们越高要求老板，越有力量反抗他，管理者就必须越审慎经营企业，老板就必须越努力使用先进生产设备和方法，必须获取和积累更多的剩余价值，以便提高效益。所以，无产阶级对资本的每一次进步——都基于经济洞见，而不是摧毁机器——都强力提高劳动生产力，但也会提高剩余价值和增加剥削程度。

¹ 卡米洛·保罗·菲利波·朱利奥·本索，加富尔、切拉伦戈与伊索拉贝拉伯爵(Camillo Paolo Filippo Giulio Benso, conte di Cavour, di Cellarengo e di Isolabella, 1810年8月10日—1861年6月6日)，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统一运动“三杰”之一。出身于贵族家庭。1832—1849年任格林扎内·加富尔(Grinzane Cavour)市长。1848—1861年任撒丁王国议会议员。1850—1852年任撒丁王国农业和商业大臣，1851—1852年兼任财政大臣。1852—1859年、1860—1861年任撒丁王国首相，期间领导了统一战争。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后担任首相，同年6月6日逝世。——中译者注

² 此句名言原文为：“Tutti son capaci di governare con lo stato d'assedio.”——中译者注

也许看起来比较矛盾：工人阶级对老板获取更多权力，并不是说后者不会继续剥削，甚至可能变本加厉。

所以，这种增长不会阻碍生产的进步和发展，而是起促进作用。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继续存在，资本就必须获取工业利润，否则就止步不前。这对工人的伤害甚至比对资本家的伤害更大，因为资本家依赖于不间断地出售商品和劳动力。危机和失业是工人最大的敌人，而有些“革命者”却妨碍生产并给危机火上浇油，试图拯救无产阶级，简直蠢得要死。工人委员会如果跟劳动保护法和工会以相同方式提高生产力，那么将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优势，成为坚不可摧的力量。他们如果旨在降低生产率并不断阻碍生产过程，很快就会失败。生产必需品是社会最不可抗拒的需求。他们比最血腥的恐怖主义更强大。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持续下去，利润率和剥削就会有一定的增长趋势。

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消除这些必要性和倾向。这种转变大概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但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行业。铁路、矿产和森林本质上都适合成为社会财富，而大多数奢侈品行业稍微时候才能社会化。因此，用社会化手段消除剥削只能循序渐进，不能立刻推广到工业。另一方面，整个行业可能会同时限制老板权力，例如实行8小时工作制或建立工人委员会。

社会中的大量剩余价值落入资产阶级的口袋里，而不是落入工人手中或用于社会的总体利益。这些剩余价值不会因为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取得更多权力而减少。某一行业推进社会化，缩小资产阶级剥削范围，才会减少这些剩余价值。在这个逐步缩小的行业内，资本主义生产仍未被替代，也许不可替代。这个行业

不可能在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之前就废除剥削和利润。众所周知，没有利润，就没有工业的烟雾。在这些领域废除或限制利润，会中断生产。试图通过恐怖手段重启企业，是在火上浇油。某个行业老板过剩了，就推进社会化。如果某个行业仍然需要老板，不能强迫他勤勉、合理工作，正如不能强迫工人好好干活一样。要确保老板和工人更加高质量工作，不能靠强迫，而是靠行业收益。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可能不那么革命，否则马克思不会在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孜孜不倦写《资本论》，该书也不会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如果仅仅拥有权力就足以解放工人阶级，那也没必要了解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甚至社会主义政府也必须考虑这些规律。关于这一点，社会主义政府和非社会主义政府的区别如下所述：行业的社会化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行业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行业资本和资源的集中程度、管理的性质（无论是由老板还是工人），以及其商品的市场条件。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对社会化感兴趣的阶级的力量。为了社会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许多贸易和工业产业早就具备了社会化的条件，也许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原则仍然没有得到应用，因为其拥护者很软弱。

另一方面，在不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可以较多限制资本权力，这样甚至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由于无产阶级缺乏必要权力去限制资本权力，所以也无从落实限制措施。

无产阶级强大到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时，就有机会实施一切必要的社会化措施，并合理限制老板的任意性。但是，必须尽可能避免高估纯粹权力的效力，并认为仅凭权力就足以确保迅速满足无产阶级的愿望和需求。社会主义政府必须始终牢记，要在经济

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制约下行事，超越这些限制就会损害社会和工人的利益，不利于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每逢社会化，社会主义政府都必须准确评估产业的状况，以及可供其支配的能力和资源。它限制老板的任意性时，必须考虑这样做是否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它必须不断努力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方式还不足以发展生产力的情况下，必须允许甚至鼓励用资本主义方式。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政府一直秉承这些原则，并在这方面表明自己是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学生。社会民主党政府无论何时建立，都必须秉承同样的原则，吸收格鲁吉亚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不会认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唯一任务是推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将社会主义设想为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图景。与一般的理想概念一样，它非常简单。有人要是想出了这一观点，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掌权就能付诸实践。如果掌权后没有立即成功实践，那就是因为背叛或怯懦。社会主义政府的任务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它越掌握绝对权力，就越能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彻底颠覆这种关于社会主义任务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是提高无产阶级的物质水平、智力水平、道德水平和组织能力，并将计划和方法带给个体无产者的斗争。这就要求无产阶级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的解放，也就是说让他们变成生产的主人这个社会和经济目标，才能满足他们，并让他们的斗争走到终点。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产业无产阶级，还包括农民、工匠和知识分子。但是，只有无产阶级是自身的解放进程中最强大和最可靠的因素。

这个目标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可能有各种方式。具体的方式取决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各阶级的力量对比、组织程度、智识和组织水平等。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行业的社会主义形式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必须无条件与当时的生产形式相联系，并允许后者进一步发展。它们的共同要素是公共服务机构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以满足社会（国家、自治机构或消费合作社）的共同需要，而不是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化的私人生产以确保私人利润。不是先前设想的完美社会的理想概念，而是多变的发展过程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这一结果绝不停滞不前，或是让发展过程变得不必要，而只是开启新社会的进程。

今天可以也应该努力想象未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图景，但也必须知道现实将与任何想象图景大不相同，而目前最彻底的研究都绝不能揭示所有即将进入未来发展的因素，也无法评估每一个因素在未来重要性。我们如今越好地研究，就越能深刻洞察未来。但是，未来社会的形式将永远比我们所能预见的更加多样化，会展现我们今天想象不到的因素。这方面到时候会有不少惊喜。

即便如此，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对我们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无产阶级事业的拥护者们会在日常的政治经济实践中避免自身矛盾和力量的衰退，更快更平和实现劳动人民的起义和解放。他们不仅仅坚持他们的每一个要求和措施以衡量他们期望的短期效果，还要衡量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走向他们的最终目标。

我们已注意到，发展生产力与转变生产资料这一终极目标息息相关，还与最大限度让劳动群众组织的自治和言论自由密切相关。

从这个概念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任务

与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目前既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唯一任务，也不是首要任务。他们更应该把这个制度当成是他们奋斗的终点，是一切奋斗的结果。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使其更敏锐了解经济活动及自身目标——提高生产力。

这是每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从这个观点来看，任何地方，甚至是尚不能为社会主义生产提供先决条件的国家（但已有工业无产阶级），也许都需要社会主义政党。

社会主义政党掌权并建立社会主义政府时，这一论断绝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政府的迫切任务同样是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洞察力，让国家控制资本家，发展劳动生产力，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立即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并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实行程度，必须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成熟程度。

如果按这种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即便这个政府存在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中才有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假如国内普及民主，本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在智识和组织上都比参与民主和实践权力的其他阶级更优秀。而社会主义政府如果懂得量力而行，而且像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一样热心追求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起来。它从代表无产阶级特殊利益变成代表全社会利益，借此赢得和维持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样的政府必须遵循一项原则，即统治者会暴露自己的局限性。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不应该仅根据经济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奋斗，但要是仅考虑无产阶级的需要和许多同志对权力的渴望，从而实行过分激进的政策，就永远不可能永久解放无产阶级和提高生产力，反而还会建立新的奴役制度，彻底毁坏生产力，无限

期推迟实现终极目标。

格鲁吉亚政府巧妙采取了稳妥的管理方式，而国家和无产阶级干得不错。

诚然，经济落后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先锋。目前还不需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只有像英国和德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才能发展公共服务事业的模式。落后国家会迅速学习和借鉴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只有高度发达的国家迅速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才能帮助落后国家的生产力进一步导向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并阻止资本主义扩大剥削范围。

在摆脱目前的困境后，不过数年，德国和英国可能会出现有社会主义政权。

这将给格鲁吉亚社会主义政府提供新的支持。因此，这个政府有可能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很快就以充沛的精力踏上社会主义之路。

眼前的危险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

第九章 社会民主党政权的稳固

目前，也许格鲁吉亚政府最稳固。我们已经看到格鲁吉亚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占据绝对多数席位。反对党不曾想过推翻政府或改变其方针。

除了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外，政府还得到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支持。

当今格鲁吉亚在政治上发挥决定作用的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现代化部分。他们一致拥护政府，并与其紧密联系。

共产党人确实存在，而且能充分自由开展不旨在引发武装叛乱的运动。他们搞公开宣传，开展合法组织活动，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公开活动能像地下活动那样如火如荼。苏俄全力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开展活动。但是，共产党仍然没什么影响力。

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始就在格鲁吉亚出名，在那儿没骗过人。这一点不同于欧洲。虽有严重的边界问题，但格鲁吉亚与俄国紧密联系，不会不知道俄国的具体情况，而且苏俄现在是地狱，格鲁吉亚是天堂。格鲁吉亚工人还清楚知道工人俄国遭到的可怕压迫，以及无产阶级丧失一切权利，无能为力，不会屈服于独裁统治而死。他们清楚意识到，独裁，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压迫全体人民（包括无产阶级），因为独裁的特点是政府必须全能，而且即便是名义上的统治阶级也限制不了政府权力。格鲁吉亚工人对苏维埃政权感到特别痛苦，因为后者卑鄙下流，不信任这个小邻国。

共产党人不时吹嘘自己能从格鲁吉亚无产阶级拉队伍。但是，每逢机会来临时，共产党人就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他们跑去极力煽动铁路工人，应该是取得了一些辉煌成果。我即将离开时，梯弗里斯举行了铁路工人代表大会。这表明铁路工人已经不信任

政府了。共产党人希望主导这次大会。

看吧，统计代表人数时，发现这些代表里有个共产党员。其他 80 多人都是社会民主党人。

在所有有机会参加的工人大会之前，我就有过类似的经历。

目前欧洲，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中间派的社会主义者。这类社会主义者被布尔什维主义的虚假成就蒙蔽，在理论上拥护苏维埃专政，却在实践中支持民主制度并运用民主方法。格鲁吉亚不存在这种人。

左右两派都没有明显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

有人觉得被没收地产的地主会反对政府。实际上，他们服从了政府的决定。他们反对政府，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最终还是服从了。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被淘汰了，任何重建旧秩序的企图不利于整个国家。他们有不少人热情而忠实地为共和国服务。

现在俄国革命的贵族就像法国大革命的贵族那样，如果不找境外盟友——能让他们燃起重建的希望，就要听天由命了。境外势力不大愿意帮助格鲁吉亚贵族干涉内政。能干涉格鲁吉亚内部形势的力量，恐怕只有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一干涉，以前的地主就会每况愈下¹。实际上，社会民主党政权无偿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只给他们留个农场，让他们得以自食其力。但这并没有错误对待他们本人，而是尊重人性。这符合马克思的观点，即我们不是在与资本家本人作斗争，而是与资本家的职能作斗争。鉴于这些职能必不可少，我们将它们从私人职能转变为社会职能。

¹ 此处原文为“...aus dem Regen in die Traufe”，来自德语俗语“vom Regen in die Traufe”，字面意思是某个人为了避雨躲到屋檐底下，结果反倒被屋顶的雨水淋湿。译者为了精简表达，选用汉语成语“每况愈下”来翻译。——中译者注

如果这些职能多余且有害，那么我们会在让它们无法立足的经济组织里废除它们。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与资本家的职能斗争，还要带上资本家和地主本人一起斗争，即便他们不再是剥削者，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产者。布尔什维克政权还要镇压那些不愿或无力反对新政权的人。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满足于使这些人无害化，还要再往他们脸上踩一脚，无情折磨他们。它激起了无产阶级最基本的本能，从道德上百般折磨他们。

在格鲁吉亚，剥夺者以及被剥夺者不会相互凌辱。被剥夺者不愿反抗自己的命运。他们面前的另一种选择——布尔什维克政权，太可怕了。

封建领主属于过去。资本家是当下的剥削力量。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么他们在格鲁吉亚没多少政治权力。他们只有少数人从事工业，其中大多数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寄生形式，如高利贷者、走私者和城镇地主。其中多半都是亚美尼亚人，不受格鲁吉亚人喜欢。双方各自描述这种对抗的原因，虽然莫衷一是，但基本事实却是相同的。只不过解释方式不同。有些人鄙视亚美尼亚人是卑鄙无耻的商人和恶魔，另外一些人却宣称亚美尼亚人节俭勤劳，并说格鲁吉亚人保留了太多的封建冷淡且贪图享受。所以，格鲁吉亚人在经济方面竞争不过亚美尼亚人。

因此，格鲁吉亚除了有亚美尼亚人以外，还有德国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在格鲁吉亚被认为是特殊民族），以及其他一些外国资本家，但没有多少格鲁吉亚本民族人。

结果，资本家即便极为不满现政权，但没多少人予以回应。相反，当人们受到严厉对待时，它们会感到高兴。资产阶级圈子抱怨经常采取的不合理措施不仅限制了资本的寄生活动，而且限制了资本自由活动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资本能促进生产力的

发展。我调查过这些抱怨，不相信他们有正当理由。但确实，没准激情澎湃的革命时期会在这方面犯下错误。革命期间，经济饱受战火破坏，步履维艰，而革命政权无力妥善处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需品，也无法保证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协调无产阶级的利益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个艰巨任务，难免会出些错误。

然而，重要的政治反对派运动并未体现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从这方面来看，社会民主党政府不用担心。除非资产阶级赢得农民的支持，但根本不可能。

民主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未来取决于农民。像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并不占人口多数，都适用于这个论断。

如果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那不是因为数量相对较少的资本家，而是因为于农民。如果农民占据多数人口，并且敌视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指望在民主条件下统治。这个事实当然令人不愉快。苏维埃制度也不例外，因为要跟农民搞好关系，要用贫农委员会保障他们的利益。

划分工人苏维埃和贫农委员会，使工人掌握城镇，农民掌握农村。两部分只要互不干涉，各干各的，就能和睦共处。但很不幸，两部分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长期单独存在；城市离不开国家，反之亦然。一旦建立了共同的经济有机体，那么仅凭苏维埃宪法的形式就能让城市无产阶级与民主制度下的农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比后者享有更多特权。

如果俄国出现了这种特权，不是因为苏维埃宪法，而是因为共产党及其士兵成为当地唯一的武装力量，让俄国军队土崩瓦解，而且俄国农民缺乏政治经验，也没有全面的政治组织。

在农业国，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掌握武装力量，

那就只能依靠农民保持自己的权力。即便无产阶级有掌握了武装也不能完全不依靠农民。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懂得国家政策不由机关枪决定，而由经济需要决定。基于此，我们相信大罢工的力量。任何形式的政权都不能不依靠农民。农民不能长期逼迫工业无产阶级，反之亦然。他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和平共处。民主制度肯定比两部分相互分离的情况更有利于他们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确实很不容易。两者有着天壤之别。无产阶级必须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社会管理生产资料，但农民狂热地固守生产资料私有制。

如果我们决定立即推行完全社会化的政策，那么这种对立必然会发展成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但是，即使是布尔什维主义者也没有这么做，否则他们不会让农民分地。农民的生产方式只要仍然存在，就不可能社会化。只能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化。社会化从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矿产和森林开始，如果在推进过程中提高劳动力，就有利于农民和工人阶级。农民当然会质疑、不理解甚至敌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如果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牺牲农民的利益，那么他们会欣然接受，而我们社会主义者恰恰就期待这种效果。

在任何情况下，作为卖方的农民和作为买方的无产阶级必然会持续对立。但这种对立不是阶级对抗；农民面对的是所有购买食品的人，其中不仅包括所有城镇居民，还包括许多农村工匠和农场工人。简单来讲，与苏维埃制度相反，民主将会让越来越多的人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面对食品生产者。

对于任何无产阶级政权而言，最脆弱的地方不在于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而在于与农民的关系。只要经济条件允许，而且农民同意，无产阶级政权可以在政治上对付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

确信能得到全体农民的有力支持，那么这个问题就令人不安——特别是在农民占多数人口的国家中。

在这方面，格鲁吉亚的条件非常有利。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民主党领导和完成了土地革命，这场革命让农民彻底摆脱了封建残余。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农民之间也肯定有类似的关系；在法国，从1789年开始，直到法国大革命结束，大多数农民和巴黎革命者之间的类似关系。在这些国家，如果境外反动势力威胁要复辟封建条件，农民会支持革命。但是，一旦危险结束，农民就集体投奔反革命阵营。在某些地方，他们已经用暴动反对革命，我们仍记得旺代和俄国最近的农民暴动。

迄今，我们在格鲁吉亚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也看不到什么改变的迹象。差异何在？

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起义的一个因素是法国各省农民状况复杂多样。在某些落后地区，封建领主和教会保护和管理农民，而不是剥削他们。革命的法国陷入战争并要求有人——特别是出身农民的士兵——牺牲时，封建领主就能在许多落后的省份中挑起农民暴动。

在这方面，作为沙俄剩余部分的苏俄状况更好。它失去边疆国家后，远比法国旧时代君主制更像统一体。如果俄国那些边疆国家没独立出去，波兰很容易变得比1793年的旺代更加危险。

另一方面，另一种情况让俄国农民比法国农民更容易走向反革命。我已经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本书中指出，革命使法国农民不必出售玉米，因为他除了摆脱了封建压迫之外，还不用交税。所以巴黎的粮食供应很紧张，特别是战争爆发后需要庞大的军队和粮食，加剧了紧张状况。市民经常根据需要，强加征收农民的粮食，从而让自己活下去，而农民则以暴相抗。但是这

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革命军队很快就在边境地区打了胜仗，能以民族敌人为代价养活自己。

俄国情况更糟。俄国农业太落后，没多少盈余。如果农民在革命之前卖掉了很多谷物，那就是因为他和家人不得不饿肚子。像在法国一样，国家和地主给他增加了很高的税负，他为了交税，被迫将收获的部分农产品出售给城镇和外国。现在农民不需要向国家和地主交税了，也就不去卖这些农产品了。他现在用不着辛勤耕作，就比以前吃得饱。但城镇居民要饿肚子了。

苏俄失去了肥沃丰产的地区后，情况更糟糕。俄国军队数量已经足够多，足以浪费掉大片土地，但没打足够的胜仗以征服边界以外的新领土养活自己。

红军只能向南扩张，向里海、巴库、北波斯和突厥斯坦扩张。他们以泛伊斯兰主义的盟友、打破欧洲帝国主义枷锁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这些穆斯林国家面前，因此受到热烈欢迎。但是，承诺是一码事，实践又是一码事。每个地区的农民饱受掠夺。后来，穆斯林世界没几个人同情布尔什维克。

对待俄国农民不能像对待那些“被解放”的地区的农民那样粗暴。他身上的负担虽然少了，但还是经常超出了他能忍受的限度。专制只知道一种解决办法，即蛮力。不肯交税的农民，就会被逼着交。除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村庄被毁以外，这种方法只取得了一种效果：农民彻底不愿意努力实现农业盈余。土地耕种情况恶化。缺少面包，饥荒接踵而至。

求助无果，转而暴动。苏俄有人提出要强迫农民种更多的庄稼。强迫农民种地，就像布尔什维主义以前所有的强制措施那样，注定要失败。这些措施不仅旨在破坏现有的东西，而且还建设新的经济。支持强制性耕作的人，也许都没考虑五分之四的人口的

庞大生产工具。城镇的现有人口不足以养活必要的维稳力量。但是，退一万步讲，即使能够强迫农民耕作，也无非是复辟旧农奴制。旧农奴制是奴隶制之后生产力最低的一种生产方式。这将完全封杀苏维埃俄罗斯的经济衰退。

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实验如果持续更久，甚至变本加厉，那就就会导致农民日益不满城镇无产阶级。一旦协约国放弃了试图在俄国重建新的地主政权的荒谬政策，这些实验措施便立即让农民倒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一旦不再威胁俄国农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就会活跃起来。届时俄国也许走得比旧法国还远——革命队伍里会出现新的农民皇帝。独裁者这么短时间内就多次变更政策，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觉得不困难。而且欧洲有些人只看重当前的成功，于是热情拥护布尔什维克。

格鲁吉亚的发展路线完全不同于俄国。格鲁吉亚不独裁，而实行民主制度，所以政府不能拍脑袋决策，不会随意打倒那些不同意政府政策的人。格鲁吉亚和俄国因为解放农民导致工业人口面临粮食危机；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由于战争而经历了土地革命的东方国家。

格鲁吉亚政府不可能暴力镇压农民。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农业盈余并将其提供给城镇呢？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已经百余年了。法国大革命一定程度改变了当时出现的问题。那时农村生产了农业几乎所有的必需品——农村工匠为农民提供了农民生产不了的产品。只有国家税收和封建税收逼迫他们为城镇生产。农民几乎不需要城镇。如今，他们离不开大工业。大工业是人工的，能生产农具、肥料和衣服，乃至铁床架等家具。农民迫切需要工业产品，并准备用农业盈余来换取它们。工业越是能给他提供产品，他就越能集约化耕作，越有生产力。

如果要促进农民为城镇增收，则必须发展本国工业和对外贸易，以扩大进口外国产品。仅开动印钞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农民如果不能拿这笔钱去买工业产品，那就根本不会关心这笔钱。

从根本上说，布尔什维克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试图立即实行社会化政策，摧毁了本国工业，他们为世界革命而对外宣传，不但没等到世界革命，反而面临封锁。

若让农民自愿为城镇增加粮食，首先应发展本国工业和外贸。其次是提高农业自身的生产力。落后农业国尤其有必要这样做。

格鲁吉亚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事实。他们除了努力发展工业和贸易以外，还努力用示范农企和学校教育农民，并改善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交通设施和排水工程。

当然，如果没有大量的资金就无法实施这样的计划。筹集资金，意味着不仅对资本家和农民征收重税。目前已经针对这两个群体引入了所得税。以后还要新增税种。

关于这一点的决策可能决定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命运。如果农民愿意承担更多的税收，也许会比以前更好保证城镇居民的营养，以长期稳固城乡交换关系，从而推动工商业迅速增长，改善农业本身。格鲁吉亚本来可以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容易、更迅速克服战后危机，并获得了可靠的经济基础。无需大量扩展农业就能使国家自给自足。格鲁吉亚战前生产了 500 万—600 万奥地利米担²小麦。它还进口了大约 100 万奥地利米担的玉米，但出口了 50 万奥地利米担的玉米。所以格鲁吉亚还缺 50 万奥地利米担的面包谷物。

除糖以外，其他食品几乎没有短缺。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区别

² 这属于奥地利旧制单位。换算情况详见本书附录。——中译者注

在于，过去富足，而现在虽然有明显的短缺和物价上涨，但不至于到极度匮乏的地步。所以，工农之间的尖锐对立已缓解了。征收新税也不必加剧两者对立。

农民同意征收新税，是格鲁吉亚国内政治的大事。如果农民不同意，格鲁吉亚前途渺茫。但农民几乎毫无疑问地同意了。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其中一种政府源于城市，对农民来说很陌生，不受农民控制，而仅仅只是出于城市需求让农民提供服务。另一种政府由普选产生，由农民选出的议员控制；这样的政府是为了增加农民财富和促进城市繁荣要求农民纳税。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只有实行民主制度而不是苏维埃专政，才有可能维护农民的利益。

格鲁吉亚工农关系最理想。他们共同努力建设新社会。农民非常信任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无产阶级则竭尽全力保护农民和自身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有助于保持与农民的良好关系，而两个阶级都关心生产力议题。

两个阶级之间的合作经常得益于他们经常以个人交往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许多产业工人只有小块土地，许多农民仍然不得不打零工。消费者的合作社使工农联合起来。虽然贵族和神职人员不再影响农民，但这并没有影响工农联合。历史上，这一传统在保守农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护格鲁吉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后者从一开始就领导了农民开展反对俄国官僚、专制主义和农奴制的解放斗争。

还有个时刻。农民一旦远离革命时期并拥有土地，便拥护政府，因为政府不仅准备尊重他们的财产，而且还保护他们免受外国入侵和内战的破坏。所以，法国农民会依附于拿破仑帝国，并痛恨那些引发内战的城市革命者。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政府不仅使农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负担，而且其外交政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顶着巨大的困难，迄今仍使国家免于外侵。格鲁吉亚的对内政策民主又自由，但不意味着软弱或冷漠，而是活力四射、积极主动，同时避免了内乱。近年来，从莱茵河到太平洋，暴动四起，而格鲁吉亚是除了德国和奥地利以外唯一没有暴动的国家。格鲁吉亚南北边境地区虽偶有暴动，但可以忽略不计。

和平与安全的环境，让社会民主党政权在农民面前和蔼可亲。

几乎没有国家能像格鲁吉亚那样实现工农团结友爱并让他们较为支持工业社会化。这一事实目前应该不会随时改变。在格鲁吉亚，除了人数较少的工业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其他阶级能发挥领导作用。而民主制度能够审慎温和地推进事业，不至于引发强烈的反对。

所以，在这个革命时代，格鲁吉亚有个最安全的政府。

但是，它的外部环境就不同了。

第十章 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我们已经看到，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不像波兰社会民主党¹那样作为一个独立政党发挥作用，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兼俄国孟什维主义的根据地。但它认为格鲁吉亚像其他民族一样也享有自决权。党认为，为实现民族自决，格鲁吉亚不应该脱离俄国框架，而是变成俄罗斯联邦合众国的一个州。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是以孟什维克而不是格鲁吉亚的身份参加了1917年11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为了全俄罗斯的利益，策列铁里在立宪会议开幕式上捍卫立宪会议的权利，反对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政变。他指出，破坏立宪会议，仅意味着工业的毁灭、持久的内战和帝国的崩溃。布尔什维克用拉脱维亚步兵和喀琅施塔得水兵来回应了他的论点，但不能证明策列铁里的历史结论是错的。

解散立宪会议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帝国崩溃。波罗的海沿岸省份、乌克兰、顿河地区、库班地区、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地区离心趋势占了上风。

但外高加索地区并没有立刻崩溃，而是逐渐崩溃。

选举结束后不久，被选进立宪会议的外高加索代表组成了外高加索议会。此时，未被选进立宪会议的候选人的得票数仅次于这些当选者，增加了后者的数量。早前，高加索地区的革命组织已经设置过外高加索委员部，这一机构管理行政事务，相当于地方政府。外高加索议会和外高加索委员部迅速完全从俄国独立出来，不是因为反抗中央政权，而是因为中央政权放弃了国家，任

¹ 此处应该是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语：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不是波兰社会党（波兰语：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中译者注

其自生自灭。从战场撤退的俄国军队为追赶他们的土耳其人开路。外高加索如果不想被杀人不眨眼的土耳其人淹没，就必须自救。外高加索委员部与土耳其及其盟国德国就停战问题谈判。它成了独立政府。它感到被布尔什维克政权背叛了，所以拒绝参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谈。它认为，如果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不受俄国干涉，那应该优先保护国家利益。事实证明该观点正确。

俄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后，外高加索短短数周内就完全独立。1918年4月22日，外高加索共和国²宣布独立。

外高加索共和国仅存在了短短五周。它的内部成分太复杂。格鲁吉亚人占主体。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极力要和另外两大民族（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组建成一个共和国。亚美尼亚人是亚美尼亚的主体民族，鞑靼人主要生活在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人最大的敌人是土耳其人和与亚美尼亚人有关的库尔德人。这些库尔德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而且阿塞拜疆人也多半信仰伊斯兰教。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依赖土耳其人，而亚美尼亚人依赖能使自己免受土耳其人侵害的政权——沙俄和协约国。格鲁吉亚人在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间保持中立和完全独立。格鲁吉亚人曾一度能制定有利于外高加索另外两大民族的政策，但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坚决反对。所以，《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不久，外高加索共和国就解体了。

² 全称为“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俄语：Закавказ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ЗДФР；亚美尼亚语：Անդրկովկասեան Ժողովրդավարական Դաշնային Հանրապետություն；阿塞拜疆语：Zaqafqaziya Demokratik Federativ Respublikası；格鲁吉亚语：ამიერკავკასიის დემოკრატიული ფედერაციული რესპუბლიკა）。——中译者注

1918年5月26日，土耳其人对外高加索下了最后通牒。外高加索会议解散，并宣布共和国停止存在。当天，格鲁吉亚宣布独立。

格鲁吉亚延续了外高加索共和国时期的外交政策。5月26日的独立宣言写道：

国民议会……兹宣布：

1. 从即日起，格鲁吉亚主权归全体人民。
2. 独立格鲁吉亚的政治体制为民主共和制。
3. 格鲁吉亚永远在国际纷争中保持中立。

格鲁吉亚独立以来，边境地区爆发过大冲突，也曾有若干强大军事力量想争取或逼迫共和国同他们结盟，但是共和国不顾困难，严格遵循独立自主的中立原则。

独立后出现了第一个困难。土耳其下达最后通牒，让格鲁吉亚岌岌可危。格鲁吉亚决不容忍土耳其入侵。为了自卫，格鲁吉亚不得不选择了牺牲较少的方式。5月28日，冯·洛索³和契恒凯里在波季签订了协议，允许德军进驻格鲁吉亚。

德军进入梯弗里斯，抵御土耳其人入侵，受到热烈欢迎。德国人认为这个地方是通往石油产地巴库、波斯和突厥斯坦的要道。德国人来到格鲁吉亚，不是来烧杀抢掠，而是来组织生产力，因为需要格鲁吉亚产品（也就是锰矿）和铁路。所以，他们向格鲁吉亚提供了它失去最多的东西，以及只有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快

³ 奥托·赫尔曼·冯·洛索（Otto Hermann von Lossow，1868年1月15日—1938年11月25日），1888年参加巴伐利亚军队，曾参加过镇压义和团运动。1914年8月任巴伐利亚预备役第二军参谋长，1915年7月任德国驻伊斯坦布尔陆军武官。一战结束后回国，1920年至1921年任步兵学校校长，1923年1月1日任巴伐利亚军区司令，1924年3月被撤职。1938年在慕尼黑逝世。——中译者注

速提供的东西——经济组织。

百年前，符腾堡的殖民者就来到了格鲁吉亚从事农业活动，直到今天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民族身份，享有较高的声誉。所以，德国人在格鲁吉亚一直很受欢迎。德军占领格鲁吉亚所取得的成就，提升了德国的声誉。在这场战争中，格鲁吉亚是为数不多的能让德军为德国人扮演形象大使的国家。尽管如此，格鲁吉亚政府坚决拒绝了德军请求与格鲁吉亚军队一同抵抗苏俄或协约国。

德国未能与格鲁吉亚结盟对抗同盟国。

德国试图用外交手段让格鲁吉亚卷入俄国内战，也同样失败了。

一撮俄国反动分子准备在 1918 年秋天成立“阿斯特拉罕军”。当时，德军司令部建议格鲁吉亚政府允许志愿兵在格鲁吉亚的领土上为阿斯特拉罕军服役。对此，共和国政府断然拒绝。⁴

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军队失败后，协约国入侵外高加索。格鲁吉亚的政策依然没变。现在，协约国准备说服格鲁吉亚干涉俄国内战并和邓尼金结盟对抗布尔什维克。格鲁吉亚政府断然拒绝这一要求。格鲁吉亚依然严守中立。可是，俄国内战的各参战势力都坚持认为“谁不支持我，谁就是在反对我”。

反革命势力的将军们不能容忍民主国家和没收地产的行为。苏维埃共和国觉得民主制度是眼中钉、肉中刺，尽管理由不同。他们甚至更厌恶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沙俄余孽的独裁者和人民委员会都不能坐视自己的地盘里居然有个自由独立的不遵守莫斯科

⁴ 出自《俄国战线崩溃对格鲁吉亚共和国暨外高加索共和国与德土两国关系之影响之备忘录》（*Mémoire sur les rapports des Républiques Transcaucasienne et Géorgienne avec la Turquie et l'Allemagne à propos de l'effondrement du front Russe*）第 21 页。——作者注

命令的国家。在格鲁吉亚北部边境地区，布尔什维克和白军厮杀了无数次。有时候双方当中取胜的一方试图征服高加索地区的自由山民，并侵略格鲁吉亚，以利于实行反动统治或共产党暴动——后者意味着屈服于苏维埃政权。

首先，1918年秋天，布尔什维克不宣而战，占领了格鲁吉亚的黑海沿岸地区和苏呼米。格鲁吉亚军队赶走了他们。虽然赶走了布尔什维克，但不久后邓尼金的军队来了，占领了格鲁吉亚人自己的领土。格鲁吉亚准备谈判，但邓尼金不同意。他准备进军，但最终也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被击退了。英国干涉带来了和平。

翌年，白军试图征服之前已宣布独立的北高加索山民。格鲁吉亚仍然保持中立，但同情那些遭受侵略并争取自由的地方。格鲁吉亚多次抗议反革命暴行，大量格鲁吉亚志愿兵战斗在高加索地区。

1920年初，苏维埃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开始改善关系。人民委员会请求与格鲁吉亚共和国结盟，采取军事行动共同抵抗白军。格鲁吉亚政府拒绝结盟，因为认为境外势力在俄国和俄国内战的任何干涉行为都是错误和有害的。格鲁吉亚共和国政府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尽可能抵抗对俄国的任何干涉，其中就包括协约国干涉。

但是，格鲁吉亚要是拒绝军事性的结盟，就不利于和俄国改善关系。而改善同俄国的关系，对格鲁吉亚来说很重要。1920年，格鲁吉亚与苏俄缔结和约，双方互相承认，建立友好和平关系。

格鲁吉亚忠实遵守和约，但苏维埃共和国没有。

苏俄刚刚结束内战，红军就从阿塞拜疆进攻格鲁吉亚。苏俄前不久刚通过政变占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人再次成功反抗侵略军，趁败北敌军就绪时再度伸出和平之手。局势刚刚恢复和平，

布尔什维克为了煽动格鲁吉亚北部的暴动，从北部符拉迪克奥克兹再度军事侵略。几乎同时（7月），共产党人在阿布哈兹搞阴谋，勾结俄军，而且俄国驻梯弗里斯两名代表也参与其中。

另外，莫斯科一直砸重金搞非法宣传，与俄国和平相处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内的共产党组织也不停搞暴动。1921年2月以前，这些糊弄人的鬼花招从未成功，说明格鲁吉亚政权坚如磐石，安稳如山，而共产党人颜面尽失；因为有些共产党阴谋家已经被逮捕和判刑，或者共产党报纸因为造谣被停刊数日，所以共产党人一直对格鲁吉亚恐怖问题喋喋不休

今年2月之前的几个月内，一场新的暴风雨降临在这个不屈不挠的小共和国。1920年9月末，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占领了亚美尼亚。

不久，俄军从阿塞拜疆进军并占领亚美尼亚，将其变为俄国的附庸。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之间，越来越多的俄军集结格鲁吉亚边境。格鲁吉亚也被迫动员本国军队。

俄国驻梯弗里斯大使沙伊曼不断威胁着格鲁吉亚。9月中旬，有人受边境俄军（离梯弗里斯60千米）指使，准备在梯弗里斯发动街头斗争，为侵略格鲁吉亚提供借口，但阴谋败露。并且，参与阴谋的人当中又有俄国使馆人员。

格鲁吉亚政府本来可以驱逐沙伊曼先生，但只不过是让列宁撤换他，因为他的阴谋活动损害了两国关系。

但沙伊曼没被撤换。

1月初，小共和国处境恶化。如果莫斯科统治者不及时让步，布尔什维克就要在春季入侵。现在他们却提前入侵。格鲁吉亚的命运，只能依赖它的武器。

第十一章 格鲁吉亚武装力量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秉持和平主义，意即厌恶并尽力阻止战争，但不会拒绝兵戎相见，不会在敌人面前束手就擒，不会只想着如何跟敌人唇枪舌剑。敌若来犯，民主制度仍需武力还击。

所以，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一旦掌权，就必须武装自我。

1905年革命时期，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武装了无产阶级，但事态让他们更明智。无产阶级当中有些人武装起来后，变得像土匪一样，擅自运用个体暴力并进行犯罪活动。

1917年革命期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理智取代了革命初期的狂热后，许多同志，尤其是格鲁吉亚的同志，讨论如何保卫革命并粉碎反革命政变。所以，显然有必要武装工人阶级，但不是不加选择地武装所有的工人，而是只应该武装那些久经考验、训练有素的有组织的同志。1917年5月，工人赤卫队建立了。最初，这个工人赤卫队因为手无寸铁，显得微不足道。12月，梯弗里斯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之间有矛盾，所以更有必要、也尽可能大范围地武装起来。梯弗里斯也像俄国其他地方那样，建立了工人苏维埃，诺伊·饶尔丹尼亚（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统）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布尔什维克政变后，俄军解散，从土耳其边境涌回来。彼时，工人苏维埃完全掌握了梯弗里斯的权力。俄国士兵不懂格鲁吉亚语，觉得格鲁吉亚是外国。他们本来就浸透贪欲，就像不讲纪律的部队，所以更想着去掠夺这个“外国”。而且，这些士兵充满了布尔什维主义精神——也就是在敌人面前缴械投降，对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没什么好感。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尽管认为有必要立即停火实现和平，但同时认为没必要从土耳其人那里逃跑，因为土耳其人不可能胜利。其实，孟什维克外高加索委员部在12月18日就和土耳其人达成了停战协议。

但 12 月初，返回格鲁吉亚的士兵相当缺乏纪律，严重威胁到梯弗里斯居民的安全。为了保护居民，梯弗里斯工人苏维埃需要用武器来武装工人赤卫队。武器只能来自兵工厂，但兵工厂却被那些回国的士兵把持着。孟什维克工人苏维埃请求布尔什维克士兵苏维埃提供用于武装工人赤卫队的武器。士兵苏维埃拒绝同土耳其人停战。

然后工人苏维埃决定帮助工人赤卫队夺取兵工厂。这件事相当危险。他们只有 225 名武装人员，却要面对梯弗里斯 2 万人的卫戍部队。但他们还是成功了。12 月 12 日清晨，他们攻破了兵工厂，经过短暂战斗，最终成功占领，只死了 1 个士兵。成功夺取兵工厂，意味着世界大战让俄军身心俱疲、士气低落，也反映了格鲁吉亚无产阶级的勇气和防御能力。我们指出，除了上面这些因素以外，格鲁吉亚人仍然存在封建残余，在经济上显得冷漠和放纵。这些遗产还包括全世界最英勇的品质。

继 5 月 26 日宣布独立后，12 月 12 日成了格鲁吉亚全国欢庆的日子。在这一天，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夺取武器，自我防御，抵抗接二连三的攻击。

工人赤卫队现在已掌握了足量的武器，能够自我组织成军队了。他们改了几次名；首先叫“革命民兵”，然后改成“赤卫队”，最后定名为“人民卫队”。他们从梯弗里斯走向格鲁吉亚全国。这还是一支由久经考验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志愿军，大约 3 万人。

这支军队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在和平时期武装起来的，绝大多数都在休假，并从事自己的职业。如果共和国陷入危机，总参谋部就会召集他们，武装他们，把他们送到指定地点。

人民卫队制度体现了民主。每 200 人选出一名代表组成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管理卫队事务。某区域的卫队长官由选举产生。

总参谋部成员任期也是一年。总参的最高司令官是瓦伦丁·朱盖里¹，曾在1917年12月12日指挥抢占武器库的英雄行为。

卫队不归战争部长管，而隶属于共和国总统。

卫队军事训练如火如荼，但这支军队并未产生军事精神。营房里的人民卫队出了营房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兴趣不是军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总参谋部已分为两部分，一个管教育，另一个管农业。前者致力于持续不断教育卫队成员，既要向他们传授文化知识，还要教会他们技能。后者在大土地上搞农业，并掌握着这些土地。

奥地利人民卫队也有教育部门，但农业部门是格鲁吉亚卫队的一大特色。格鲁吉亚卫队的农业生产活动，跟俄国的强迫劳动不是一回事。格鲁吉亚组织意味着军事文明化，但俄国把文明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军事化了。在人民卫队，工人更愿意不待在军队，因为军队会强迫他们做特定的工作，但营房里尚未就业的士兵，则有机会通过多种有意义的活动，来改变缺乏劳动的枯燥生活。卫队士兵在大土地上是否比私企工人更能高效劳动，还尚待观察。但即便不是这样，他们也有利于减少自身开销。大土地涵盖了卫队的日常需求。

我们先前已经有过一次有趣的实验，其未来进程值得认真对

¹ 瓦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朱盖里（Вале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Джугели，1887年1月1日—1924年8月30日），1904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6年在梯弗里斯被捕。二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孟什维克，并当选为梯弗里斯苏维埃委员和格鲁吉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外高加索联邦议会议员兼格鲁吉亚国民议会议员。1918—1921年任格鲁吉亚国民警卫队司令。1919年任格鲁吉亚立宪会议议员。1921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法国，接受法军训练，蓄谋叛乱。1924年秘密返回格鲁吉亚策划叛乱，在叛乱发动前被契卡逮捕，叛乱失败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待。欧洲许多地方效仿和执行了这一模式，能让庞大的军队看起来更加和蔼。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措施，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能运用。那么，军事承包商会发生什么呢？而且，哪个欧洲军官团（Offizierskorps）不会发现不那么体面的生产力工作呢？

如果说，让营房的士兵在大土地上搞农业仍然不属于社会主义措施，那么这种措施依然能产生社会主义农业的未来形式，对社会主义发展至关重要。

人民卫队虽然有着和平的气质与职业，但是也会随时会抓住并利用每一个时机。不幸，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时机从来都不缺。

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可能拥有长期足够数量的志愿兵。民主精神要求所有能服兵役的人都去服兵役。如果考虑到保卫共和国免受外部强敌的侵略，那也应该这么做。

所以，除了人民卫队，还建立了普遍兵役制。这种制度的最终形态应该类似于瑞士民兵制。由此建立起来的正规军，由战争部来管理。战争期间，最高司令部统一指挥正规军和志愿军。战争部能全力教育正规军，而军队各单位也能较彻底民主化。高级军官多半都是社会民主党人。

一个人如果不是专家，也没有领导国家，没机会长期观察，那么就不能判断军队的军事价值以及军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我从各方面保证人民卫队和正规军不会互相猜忌。

可以确定，全军直到2月都百战百胜。全军上下都热心于祖国的独立，只不过缺少武器和弹药。

第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入侵

格鲁吉亚独立初期，军队久经苦训。但布尔什维克军队同时从南面、北面和东面大举入侵，所以格鲁吉亚军队面临严峻考验。

2月上旬，布尔什维克不宣而战，大举入侵。全世界从格鲁吉亚听到了这一消息。社会民主党、格鲁吉亚工会、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和格鲁吉亚政府宣布国家遭到俄国军队入侵，面临着最严重的威胁。他们希望维也纳国际会议能够严正抗议莫斯科的军事行动。不幸，电报未能及时发送。而且，由于协约国对德国提出苛刻条件，欧洲大陆陷入严重的危机，会议也面临着这一危机。所以会议要谈的普遍利益问题大多牵涉西方，而不是东方。但是尤其还要谈一点：莫斯科代表抗议并断然否定俄军侵略格鲁吉亚，干扰了国际会议。

没必要强求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去深切批判莫斯科。他们因为内讧，要作自我批评。

为否认俄军入侵，莫斯科方面宣称格鲁吉亚边境若干村庄因不堪格鲁吉亚苛政而起义。南部边境的亚美尼亚人首先起义，然后事态扩散到格鲁吉亚西部紧邻阿塞拜疆的苏格纳格（Sghnakh），同时阿布哈兹北部（紧邻俄国）也起义了。

奇怪，恰好就这么几个地方出了事——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阿布哈兹。从9月起，大批俄军开始慢慢驻扎在这些地方。

据称，亚美尼亚边境村庄的某些居民坚持向梯弗里斯推进。俄国政府宣称秉持和平仁爱之心，帮助陷入困境的格鲁吉亚政府，并积极调停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矛盾。如果格鲁吉亚轻率地拒绝调停，俄国政府就不会帮忙了。

可事态尚未立即转变，梯弗里斯就被占领了。亚美尼亚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以走了。俄国电报也不再提及亚美尼亚

人起义。但这时共产党人突然就占领了梯弗里斯，推翻了孟什维克政权。

俄国电文称：

“《真理报》（莫斯科）祝贺格鲁吉亚同志，并称孟什维克格鲁吉亚是反革命势力的最后庇护所。”

电文不曾提及亚美尼亚起义，也不曾提及调停和平。一个人但凡还有理智，难道会相信莫斯科已经帮助本就受困于共产党人的孟什维克政府进行调停吗？

后来，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俄国电报谴责了先前散布的谎言。他们非常接近真相，但还不够近。他们承认，占领梯弗里斯的不是起义的亚美尼亚人，而是共产党人。但他们却想让我们相信格鲁吉亚工农居然反对自己的政府并占领了梯弗里斯。

某份莫斯科电报称：

“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公开宣布革命的格鲁吉亚工农占领了梯弗里斯。”

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在格鲁吉亚合法活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直到1月都还没有赢得工人甚至“农民”组织的多少选票。但同样是这批人，却突然在2月推翻了格鲁吉亚政府！

太怪了。不过，更奇怪的还有：革命工人起义首先在工业中心爆发，然后扩散到全国。“格鲁吉亚革命工人”的共产主义起义并没有发生在梯弗里斯——聚集了半数格鲁吉亚产业工人。按照俄国的说法，这些起义却发生在聚集了落后农业人口的偏远农村！然而，那里有很多武装的共产党人，受那些与孟什维克组织不共戴天的人的领导。他们就是俄国军队。只有他们才能支援“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成功进军并占领梯弗里斯，而“革命委员会”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在梯弗里斯立足。

如果俄国政府试图让人相信“格鲁吉亚南部、东部和北部边境地区的三支强大的军队从未介入共产党人反对孟什维克格鲁吉亚的斗争”，这显然是因为俄国军队的入侵行为对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最卑鄙无耻的可笑行为。连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都会怀疑是否要放弃这样的行为。

但莫斯科统治者对社会民主党或孟什维克的憎恨程度，远胜于上述的疑虑程度。他们把孟什维克打成反革命分子，但其实希望孟什维克比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更加令人讨厌。

他们一方面开始和英美资产阶级谈判，另一方面却与每个无产阶级组织不共戴天。这些无产阶级组织坚信，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任务，不可能让屈从于莫斯科统治的工人来领导。

莫斯科国际¹的那帮人竭力批烂批臭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组织。他们难道会容忍俄国边境地区和自己的地盘存在孟什维克“最后的庇护所”（如《真理报》所言）——格鲁吉亚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吗？

格鲁吉亚是孟什维克政权。莫斯科给它判了死刑。

¹ 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中译者注

第十三章 莫斯科波拿巴主义

格鲁吉亚孟什维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入侵的主因，但不尽然。入侵的另一因素是莫斯科的世界政策。如今的布尔什维克就像以前的沙俄那样，虽立场迥异，亦视英国为俄国最凶险的大敌。而这庞大帝国似乎仅凭其在列强中别具的地理位置便可控制一条通路，从而不必掌握制海权就能打击并慑服英国。这条路通往印度。

苏俄正在重演拿破仑一世的“宏图伟业”——在印度进攻英国。拿破仑的第一步行动便失败了，因为他无力在海上同英国人对抗。他如果不在海上打败英国，就越难进一步实现他的宏图伟业，因为没打通通往亚洲内陆的道路。当初为了打通这条路，拿破仑在其军事生涯初期远征莫斯科。

苏俄无须重复拿破仑的第一步行动，而可更进一步。但这也不容易，因为同 18 世纪末相比，如今征服印度需要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如果不大量修建铁路，俄国人将难于远涉。但按现在俄国工业状况，这些铁路也建不成。然而，这一计划十分冒险，而布尔什维克在大胆程度上亦足以比肩丹东与拿破仑一世。正因这一品质，而非他们的积极成就，他们觊觎领土之外的人民。

尽管没成功，布尔什维克仍于去年渗透进入了波斯——通往印度的一个步骤。彼时，他们缺乏基础，而占领格鲁吉亚将极大扩展这一基础。莫斯科的世界政策需要俄国进一步的军事进展。

碰巧，俄罗斯通讯社¹“报道”完格鲁吉亚冲突后，收到了发

¹ 俄罗斯通讯社（俄语全称：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леграф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俄语简称：РОСТА）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闻通讯社，1918年9月7日成立。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合并彼得格勒通讯社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成立俄罗斯通讯社。1925年7月10日，苏联通讯社（俄语全称：Телеграфн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го

自莫斯科的如下电报：

“2月28日，俄国与阿富汗在莫斯科签署了协议。”

占领格鲁吉亚是俄国对英东方政策的一部分。

先前已指出，这同拿破仑的政策相仿。相似绝非偶然。虽然如今的国际形势与意识形态不同于18世纪末，俄国却正重演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孟德斯鸠、伏尔泰与让-雅克·卢梭的作品如今鲜人问津；马克思统治了当代。而如今的俄国比不过百年前最为高度发达的法国，而是欧洲大陆上最落后的国家。然而1917年的俄国与1789年的法国，却有相同的要务——土地改革与克服专制主义。所以，两者自革命开始便经历相同的阶段，只是俄国有着相当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

我们首先看到两者都有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法国革命发展为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他们得到下层阶级的拥护，在首都尤其如此。俄国则经历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他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雅各宾派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建立新的警察、官僚机构和军队，取代已被革命废止的旧政权的官僚机构、警察与军队。而新建立起来的这些暴力机器比旧机器更加强大和集中，为拿破仑帝国的统治机关作了铺垫。

布尔什维克已经意识到他们不得不重蹈法国大革命的覆辙。他们一步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愈益限制工人阶级的自治，建立起全能的警察机构，推行厂长独裁，将苏维埃变为摆设，打造了一

Союза；俄语简称：ТАСС；又称“苏联塔斯社”）成立，俄罗斯通讯社继续作为俄罗斯联邦的通讯社。1935年，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决议，俄罗斯通讯社被撤销，其职能合并到苏联通讯社。——中译者注

支纪律严明的庞大军队，而这支军队管理俄国工业的一切残余。

所以，苏俄相当于进入了法国大革命的第三阶段，亦即专制主义阶段——警察与军队的统治。这个阶段即波拿巴主义阶段。仍然没有常胜将军。这一阶段，列宁与托洛茨基两位领袖统治俄国。

正如莫斯科波拿巴主义那样，其法国前辈发轫于革命而保有其魅力，由此众多的激进分子上当受骗。众所周知，1804年拿破仑称帝之前，热心的共和主义者贝多芬仍狂热崇拜他。反动势力觉得拿破仑是革命的化身，不过是因为恨拿破仑不亚于恨革命本身，即便拿破仑帝国跟革命完全是两码事。现今莫斯科政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同点绝不会多于上世纪初的法兰西帝国同法兰西共和国的共同点。

今日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不倚仗无产阶级力量，而依靠军队的力量并利用军队来驯服无产阶级，就像以前拿破仑那样。随着军队力量壮大，国家统治者的权力亦随之膨胀，同时也越依赖军队——唯一能倚仗的因素。俄国正在兴起全新的军国主义，亦即帝国主义。对于后者而言，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意味着持续扩张权力与可剥削的领域。为了供养部队，为了不断提供新的战利品，拿破仑要不停对外用兵，而最终在莫斯科溃败。俄国也在重演这一情况，产生莫斯科帝国主义。

格鲁吉亚已受害于莫斯科的对外政策。

有必要强调这一点。若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突然武力侵略另一无产阶级共和国——一个和平且无害的小国，我们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俄国不宣而战，是比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更为恶劣的暴行。因为彼时德国正为自身存续而战，而入侵比利时是世界大战的一段插曲。布尔什维克的入侵将使整个社会主义反战

宣传陷于瘫痪，并让其沦为谎言。

战争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破坏生产与通信所需的技术设备，和平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让人民的繁荣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社会主义者指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战争，而无产阶级是实现和维护和平的力量。这番话安慰和鼓舞了广大人民。世界无产阶级统治即世界持久和平！而如今，无产阶级统治的两个共和国比肩共存，而其中一方却比资本主义政府更加背信弃义，向另一方开战。

如果俄国仍是无产阶级共和国，格鲁吉亚事件将严重破坏我们的一切宣传；我们曾说无产阶级最能坚决维护和平。

俄国无产阶级其实并未参与入侵格鲁吉亚，因为不再行使俄国的政治权力。我们仍有理由断言，无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将确保世界的持久和平；而无产阶级统治的两个国家之间不再有理由爆发战争；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将强大到足以和平化解两个无产阶级国家之间可能爆发的任何冲突。前不久入侵格鲁吉亚的俄国已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而是波拿巴主义国家。

俄国无产阶级非但没有庆贺俄国占领格鲁吉亚，反而予以强烈谴责。3月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外代表在柏林表示严正抗议（由阿布拉莫维奇²与马尔托夫³签署），即表明了这一点。俄国

² 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1880年7月21日——1963年4月11日），原姓莱因（Рейн），出身于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时期即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1年流亡国外。1914年一战爆发后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主办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流后，曾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他在纽约协助主办意地绪语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中译者注

境内无产阶级被噤声，但社会民主党，亦即孟什维克，却足以其名义发声。自布尔什维主义迫使孟什维主义退居幕后，并赢得城市工人阶级的拥护以来，时代就变了。1917年秋天的情形亦复如是，彼时群众强烈要求和平，而布尔什维克则斩钉截铁地予以回应。

自此，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为持久战、饥荒与赤贫，以及无产阶级丧失一切行动自由的代名词。今日，孟什维克最坚决捍卫和平与自由，越来越吸引俄国无产阶级群众；而布尔什维克则徒劳地以选举舞弊、贪污受贿、威胁恫吓、血腥恐怖等一切手段来妄图阻止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

入侵格鲁吉亚，没有征得俄国无产阶级的同意，违背了其意愿。俄国无产阶级与近日莫斯科的血债无关。

我们有权期待全世界无产者，凡非听命于莫斯科的，皆将全体一致支持我们俄国同志的抗议。

不要担心抗议行为将会助长敌视苏俄的英法帝国主义。恰恰相反，在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如果我们不敢声讨产生于无产阶级革命、败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帝国主义，便是磨钝了我们武器的尖端。消除帝国主义思维方式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如果容忍盗用无产阶级名义的帝国主义，

³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怎能完成这一任务？

另一因素亦使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必须坚决对抗莫斯科波拿巴主义。

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虽颇为相似，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两者的差异。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大陆最为进步的国家。俄国仍是欧洲大国中最为落后的国家。尽管法国波拿巴主义是对共和国的巨大反动，其扩张政策却也带动欧洲其余地区进步。而如今的莫斯科波拿巴主义，也产生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也是对后者的反动，但却极力束缚欧洲其余地区的无产阶级运动。

巴黎的旧波拿巴主义同莫斯科的新波拿巴主义相比还有其他不同。

法国大革命期间尚不存在自为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而后者极端分裂且不可信赖，时而负隅顽抗，时而胆小懦弱之间，时而不满足于资本主义，时而却表露出资本主义的贪婪。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小资产阶级缺乏政治经验。无论小资产阶级如何进行野蛮恐怖统治，拿破仑帝国都可轻而易举地瘫痪这一阶级。除却外国合法旧王朝——忘不掉新皇帝来自革命，欧洲大陆其余部分都不是帝国的对手。对于欧洲大陆（一直不包括英国）而言，当时要么选波拿巴主义，要么加入神圣同盟。

如今我们已远离这段历史。开展革命斗争的已非小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后者相较于前者，更具有同质性且更致力于同一目标。它不会同资本主义妥协，更不会容忍有人限制其行动自由。工人并非总是意识到他们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目标，宪章运动结束后几代英国工人的状况已展现了这一点，但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积极捍卫自己的行动自由。他们有时遭到镇压。但是，随着他们数量增长，政治和组织经验日益丰富，以及他们在经济上变

得不可或缺，镇压政策越来越难。几十年来，无产阶级始终以公开且有组织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

所以，俄国新波拿巴主义和法国旧波拿巴主义面临迥异的情势。世界不必再仅仅面临二选一的选项——屈服于脱胎自革命的新专制主义，或是反动势力；抑或在莫斯科与协约国之间二选一。还有第三种选择：通过巩固无产阶级的自由——孟什维主义力量的壮大最能反映这一点，从内部推翻莫斯科波拿巴主义。

神圣同盟打败拿破仑，意味着反动势力赢了，整整一代欧洲人民失败了。反动势力之所以必然取胜，是因为波拿巴主义胡作非为。

协约国资本主义打败苏俄，也意味着反动势力的胜利，且易导致欧洲无产阶级失败，即使这种失败未必持续一代人的时间，也不会达到此前的程度。无论如何，无产阶级斗争将极受阻碍。全世界无产者无论如何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措施，均抵制了协约国粉碎苏俄的企图。

但这不是说要给俄国波拿巴主义辩护，不让别人（尤其是孟什维克）批判它。这种行为看似是在捍卫俄国革命，却不过是捍卫那些革命魔术师⁴。这一势力站在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派的对立面，而后者最能维持和扩大革命果实。

如今真正俄国革命的并非布尔什维主义，而是其反对派。俄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这一反对派的胜利，迅速的胜利。

俄国是且将长期是农业国。俄国的政治前景即取决于这一事实：无论哪一阶级或政党均可能成功领导农民，都不宜对他们施

⁴ 原文此处写的是“Eskamoteure”。这个单词来自法语“escamoteur”，意思为“魔术师”、“变戏法的人”，相当于英语中的“conjurer”或“magician”。——中译者注

行独立的阶级政策。迄今为止，俄国农民始终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却越来越脱离农民，使之逐渐倒向资本家或任何反革命势力。

协约国支持的反革命将领赢得胜利，农民投靠反动阵营，都会让俄国再次面临成为反动营垒的威胁。这将危害俄国和欧洲的阶级斗争。

只有使用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成功实践过的、取代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才能阻止迄今始终革命且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投靠敌对阵营。故当下最紧迫的需要与挽救濒危革命的最优途径，乃是孟什维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超克。

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支援孟什维主义，亦即为格鲁吉亚模式的胜利而奋战。势不可当的敌人正在霸凌和压迫格鲁吉亚，但同时这个庞大帝国正遭到孟什维主义的冲击。孟什维主义认为莫斯科统治者终将失败，俄国无产阶级终将兴旺发达，而自己则必然赢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拥护。无论不幸的格鲁吉亚人民如何遭受莫斯科杀人如麻的统治者百般蹂躏，孟什维主义终究会像凤凰那样浴火重生。孟什维主义的胜利，将是格鲁吉亚的胜利。孟什维主义鼓舞着格鲁吉亚，要是能影响到俄国，必然能让俄国繁荣。社会民主主义高加索共和国会以这种方式报仇雪恨。

附录：奥地利旧制重量单位换算表

本文正文部分出现了奥地利旧制重量单位。下表是奥地利旧制重量单位与公制单位之间的换算情况，便于读者参考研究使用。另外，为利于读者理解，译者尽量选用中国固有的旧制重量单位名称来翻译，不音译。

奥地利旧制单位名称		转换后的公制单位（克或千克）
中文译法	德文	
奥地利钱	Quentchen	4.375 克
奥地利两	Lot	17.5 克
奥地利磅	Pfund	560 克
奥地利担	Zentner	56 千克
奥地利驮	Saum	126 千克
奥地利米担	Meterzentner	100 千克
奥地利吨	Schiffstonne	1122 千克

注 1：“Pfund”与英语“pound”同源，都来自拉丁语“pondus”（有“重量”的意思）。

注 2：“Saum”来自中古高地德语“soum”。后者有“重量”、“驮兽”的意思。

